

中山の軍

張善著



贈

大同大學圖書館
LA UNIVERSITATO UTOPIA
LIBRARY

Class No. 968

張12

Accession No. 24287

Volumes in all

Remarks:

一、自序

在差輪上所見

二、四川壯丁的出征

三、劉長官殉國記辭

(一) 劉長官赴渝途經

(二) 劉長官赴渝途經

(三) 劉長官在南京

(四) 與沈鈞儒等會見記

(五) 川軍加入可憐

(六) 觀察首領可守三月

(七) 誰飛將軍噲蔣委員長

目錄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9 7286B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possibly a date or signature.

(八) 邊勞成疾

(九) 川軍備置劉頗心喜

(一〇) 張華往解劉在昏迷中

(一一) 與母長辭死心抗戰

四、川軍克廣德別紀

五、郭勛謀妻創大職

六、饒國華忠勇殉職

七、鄧將軍南畔村遇險記

八、

蘇三故里

洪洞訪鄧記

九、王銘章臨城殉國記

一〇、訪問陳靜珊師長

一一、血戰歸來的孫震將軍

一二、楊森將軍大戰淮南

——無爲城夏炯巧用「空城計」——

一三、中條山上的川軍

一四、隨棗線上

一五、皖南江防的四川健兒

一六、麒麟峯之役

一七、王陵基會見記

一八、赴武陵前線

一九、成都女兵在前綫

二〇、

（歷風血雨憶信陽）

二一、川軍涉水戰黃梅

二二、

武漢撤退時
川軍之掩護任務

二三、

一支英挺部隊

——記范紹增將軍——

二四、突過城陵磯

二五、許國璋戰死常德

二六、潘汝必「上饒」殉國記

二七、川軍佳話

(一) 水雷炸毀坦克車

(二) 兩排長榮獲千城章

(三) 龐德賢光榮殉國

(四) 趙飛雄隻身殺羣寇

(五) 「陳家行」高連長壯烈殉國

(六) 長江水戰之一幕

(七) 鍾排長負傷斃敵

二八、四川志願兵

二九、李家鈺殉國秦家坡

自序

中華民族神聖的抗戰，洗滌了百年來屈服於外人的恥辱。在戰場上，我們親眼看見，中華的兒女們，又是如何英勇地在戰鬥着。

這是一篇偉大的新的歷史，在戰場上，每一個戰士，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作為抗戰的小環節，甚至每一刻每一秒鐘，都值得我們大書特書。

開戰後——二十六年及三十年間——記者曾三度隨軍赴各戰場担任新聞報導工作。實地所見，乃至凡所嗅到觸到的，在在都令我們感動，興奮！戰士們殺敵的英勇，拚命犧牲的壯烈，前仆後繼至死不屈的堅強精神，產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實。記者曾以所見所知，纂為新聞，或特寫，發刊於當日報紙。今則偶然翻檢，雖云已是「明日黃花」，而史實所告，彌足引為抗戰中之珍貴篇頁，故初有集成小冊之意，嗣經友人勸促，爰搜集各稿并添入當日存記日記中之未盡材料，編輯成冊，成「忠勇川軍」一書。

自

序

抗戰原不分東西南北，這一冊子所記述而名如此，非敢有畛域之分，原係在川軍戰場隨軍所記之事實也，是爲序。

三十三年十月

在差輪上所見：

四川壯丁的出征

戰爭一天一天的延長，後方補充的士兵不斷的增加上去，風雨，烈日，跋山，涉水，於中國的西部走到黃河長江。一隻「打差」的輪船裝滿了壯丁，他們是四川的老百姓，很幸運的經過四五次的點驗，才踏上民族抗戰的征程，生活雖然苦一點，但是據他們自己說，是有一顆堅強的「愛國心」。在順慶經過二十四天的短期入伍訓練，發了一套灰布軍服，一個飯碗，一床軍氈，一雙草鞋，和一些簡單的行李，就出夔門，去和日本鬼子打仗，這是如何偉大而光榮啊。

「表」在順慶的登輪碼頭上，冒着大雨站了若干鐘頭才上船，汗衣濕透又陰乾，再打濕又烘乾，經過許多日子沒有洗一次的「唯一」的軍服，似有一種「酸悶」味兒了，

行李呢？上船就脫下來做枕頭，疲勞使每一個人上船後，都倒在指定的甲板上，不整齊的睡去了，一位比較有認識的壯丁說，「怕什麼，爲國爭光榮，聽說到武漢就有新衣服，新槍彈，老子只要把這件臭衣服換了，我們這一班十幾個兄弟，口媽的給他打不過去，我才不信，那年在川北蒼溪打老二，那麼兇，還招待他龜兒樸河哪，日本人，老子像捉強盜一般趕他出去！」我聽這段話，知道他是鄉間的老農，曾經參加過剿赤戰爭。

「食」照規定壯丁每名給六元，扣除伙食四元五角，可以說吃得相當像樣，到了船上，給養不方便，大家七嘴八舌，在船的四週，嘰嘰咕咕的亂嚷起來，一位軍官的聲響，向他們解釋，因爲船上人多鍋小，伙食只有兩個，實在煮不贏，等一會就會拿出來，別鬧了，這時餐費雖然小了一些，時間已經到了晚上二鐘，就寢夜不能睡，壯丁們都餓得叫苦，四點響了，一班一棹的圍在地下，各人掏出碗來，向着「僅有」的一盒菜吃着，的確，壯丁們生活太苦了。

「住」這隻差船，是民生公司比較大的「民權」，船上的壯丁佔了大半，統艙裏住了兩連，一間床上住兩個人，每層的甲板上，縱橫交錯的鋪滿了，到了晚上，住在房艙裏的官佐，想出來小便，很難衝破這一道肉的「封鎖線」，只得忍耐到天明，隨時從河風吹送過來的臭汗味，真有點「吃勿消」，船離開萬縣，在樓下統艙裏第四中隊的壯丁，因病死了一個，經過報告長官後，惡耗傳遍了全船，都有一種淒切的同情和悲哀，壯丁中有的在說，他已經先我們而「光榮殉職」在征途了，船長命令停船在夔府，千萬眼睛，送他從划子撥上岸，安葬得非常停妥後，才繼續前進，聽說已經由率領的長官，電告層峯，對於他的家庭給於優厚的撫卹，壯丁們非常興奮，經過夔門，峽水緊急，一瀉千里，過巴東，壯丁聽說已到湖北境內，高興的說：「我們出川了啊！好舒服，二天回去講給姑姑他們聽」，這些壯丁對於抗戰是有相當信念和樂觀的，雖然他們在生活上苦一點點。宜昌到了，壯丁們把「唯一」的軍服整一整理，各帶一套家具，從岸邊，「一二二」很精神的踏着步向前走，兩天後又登叫的一隻「差船」增加到前線去了。

劉長官赴前綫督師

劉長官殉國記詳

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抗日意識，如怒潮高起，中央集各省大吏於南京，開國防會議，決定抗戰大計，川康綏靖主任劉湘，曾為抗戰首倡，是時亦奉召與焉，既歸，奉令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部署略定，即以大軍於八月二十三日分兩路出征，第一路為鄧蔣軍錫侯并指揮孫震、陳鼎勛、李家鈺所部，由北道至寶雞后，乘隴海路車，過潼關，渡黃河，入山西。第二路為唐式遵，潘文華部，由萬縣乘輪東下，至武漢轉鄭州，繼以上海方面戰況變化，全部奉令改調南京，於十一月中旬先後到達，劉長官在後方，將事務配備就緒，乃於十一月九日由成都乘機赴前線督戰，記者為隨軍採訪新聞，得與劉氏同機前往，離蓉時，適午前九鐘，劉氏着戎裝，戴黑眼鏡，夙患胃病尚未愈。同行有劉航琛廳長及伍劍禪，侍從主任曾偉瀾等十餘人，

飛機路線係取道西安轉漢口，十鐘離巴山，俯視崇山峻嶺，劉氏頻語劉航琛云：「此真天然堡壘，亦必要時之屏障，」景微過巴山，昇高至四千公尺，一片雲海，隨風波湧，有如柔綿扯絮一般，覺大自然之神祕息。行一刻，忽發現秦嶺已在眼前，高山積雪，茫茫一片，雖歷夏日不化，樹木森森，在日光掩映下，成一片清淨境界。此地原是荒茅，如能開發，實川陝分域一重要交點，於兩省之商業交通諸方面均關係至大。經過秦嶺，機下降至一千公尺，氣候變涼，地屬平原，儼如川西，阡陌相連，村莊舍宇林立，地上土色皆深紅，雜以碧草綠樹，似一襲錦繡地毯，令人有「江山無限好，鐵蹄寇關邊」之感。不時，飛機抵西安，因待加油，劉等乃下機休息，劉因事前未通知各方，并無接應之麻煩，惟至休息處，不知何時，西京日報及中央社記者早已待於該處，記者等隨來訪問，劉氏答以此行任務，係奉令赴前線督戰，繼據各記者告知，悉太原情形惡化，電報本日已不通，敵我正在城郊血戰中。隨陝省主席孫蔚如，行營主任蔣鼎文等多人均先後聞訊趕至與劉晤談，并述及第一、二集團軍鄧孫兩部已向臨汾一帶推進，劉氏臨行復

與孫蔣談抗戰形勢云：「目前戰況吃緊，爲吾人預料必經之階段，蓋敵我軍備相差太遠，戰爭初期我必受相當損失，惟我抗戰情緒高亢，精神足以制敵，能堅持長期抗戰的信念，敵人速戰不決，必遭潰敗，最後勝利終屬於我們。」乃乘機離西安，經襄陽至漢口，見機場塲幾成澤國，原數日來，武漢大雨，敵機未來襲，今日天氣晴朗，因劉氏到漢，特有我機數架，降空巡視保護，劉下機，早有湖北省主席何成濬，劉鳳在漢軍長潘文華，委員長行營主任彭樹青及漢口工商界領袖代表二日餘人在機場歡迎，劉氏入城，下榻湖北省銀行，隨二路司令部參謀長余中英新由京趕至，晉謁劉氏請示機宜，師長劉兆黎等亦至聽訓。劉定明（十）日午前九鐘，在德潤里辦事處，召留漢人員開部務會議，決日內赴京晉謁蔣委員長請示後，即赴前線督戰。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過漢赴京

劉長官抵漢，時滬戰緊張，第二路潘唐部正在津浦線之新鄉待命。劉即於到漢之第二日（十號）晚，偕劉航琛潘文華等乘輪轉南京，記者以東戰塲吃緊，急欲前往實地視察。亦與劉氏同行，輪船於黑夜大浪中加速前進，於次日抵九江，晚過安慶，十二日晨抵蕪湖，蔣委員長汪派代表陳介生來迎，便登岸改乘京蕪公路汽車，經過一百八十公里，於午間到達南京。

此時，南京正遭敵機濫炸，每日必數次警報，街市顯得極冷落，商店有的鋪門半開，有的閉門停業，每家舖子門前沙包高高壘起，係架設之防空壕，情勢已入戰時緊張狀態，物價飛漲，隨手隨毛巾一條，亦需洋數元。據防空當局告記者，在十餘日中，敵機來襲已達八十九次之多，投彈在二千三百餘枚，但首都防空嚴密，敵機被我機或高射砲擊落三十二架，當記者未到之前一日，敵機十五架來襲，在光華門外投彈，即被我高

射砲擊落二架，均係轟炸機，墜於近郊婆婆橋。

劉長官在南京

記者到京，是十一月十二日，值京市大雨，劉長官下榻網銀巷四川省政府辦事處，并便邀記者住該處。當晚，悉劉氏在陵園新村晉謁蔣委員長，入晚張羣，熊克武，李宗仁，呂超等均到劉處拜訪，十三日晚，蔣委員長在陵園召宴劉氏，並會與李白商籌軍事。十四日正式奉到蔣委員長令：「川軍除□□兩師暫留新鄉外，全部南調，到京候命」。

十五日，國府有遷川之說，蓋目前形勢，一切戰略都受政略牽制，九國會議既無形瓦解，世界各國亦鮮誠意幫助中國，以全般形勢論之，南京應保守一相當時期，以消耗敵人，牽制敵人，故國府遷都，乃必然之勢。時第七戰區司令部，正式成立，劉長官手訂告全區將士書，語詞沉痛，指示行軍，對敵，親民愛民，至爲週詳，特錄原文如

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魯全軍將士書

本軍忠勇的將士們！

我們從數千里外的四川，開到前線，快要臨陣殺敵了。倭寇自「九一八」奪掠我東四省以後。不斷的，進行牠殺人不見血的文化，經濟，侵略，威脅，手段，企圖要整個的滅亡我黃王華胄的中華民族。「七八」和「八一三」更揭開其豺獠面目，殘殺我同胞，奪掠我土地，我全國上下，爲爭取民族的生存而抗戰，每一個國民，都怒吼着要流他的最後一滴血，來洗淨歷年來的恥辱。我們受人民和國家寄託的——軍人，應當如何的激奮呵！

本軍組合至今。將近二十年，每經戰役，我兩川將士莫不摧強敵，創鉅堅。英勇的將士們，過去我們不是感覺着，莫有馳赴中原，參加衛國的機會嗎？現在，正是我們竭

盡千方百計，以求以川軍英勇善戰精神，來創造收復失地，慘敗倭寇新紀錄的時會。

之英勇的壯士們，前進呀！前進！殺到我們被敵人侵略的每一個角落裏去！

敵人的戰鬥力，脆弱極了，多數是貪生怕死的。在其國內出發時，即在廟中求神求靈符，並帶上手人經過的布所謂的千人針，以求保護身體，倖免一死。牠們是被續武的軍閥，強迫征調來的，故在前線白刃相接的時候，敵軍多跪地泣求赦免，這樣戰鬥精神薄弱的軍隊，只要我們發動二十年來公著的英勇，敵人不管是否懸臂當車。

在敵人所憐的，為其優越的新式武器，飛機，大砲，戰車，但是我們仍然是有對策的，只要大家能遵守本長官的一切計劃規定，對我絕無多大的妨害。

本軍戰士應遵守的條件！

第一、對人民要親善，和藹，愛護，並激發他的愛國心，使他同情我們，樂於為我們指導地形，偵察消息。

第二、要嚴密注意防範漢奸，我之陣地，及各級指揮官之地位，兵力，輜重，應不稍

有暴露，致透與戰友以外之份子。

第三、對於有暴露自己位置之一切事項，應加檢點，略舉如下。

1. 不要隨地晒衣。

2. 造膳要離開駐在區域。

3. 不要任意點火發煙。

4. 除有任務外，不要任意進出於駐營區及陣地。

5. 傳令不要有特別記號，（如背負傳令袋等）必要時化裝。

6. 文報收集所，應不在駐營地。

7. 一切便於我軍認識之地點標識，應用暗號符號，並須隨時變更，（但三變更換即

應通標有關部份）

第四、要有獨立作戰精神，不因指揮者稍有變異而徬徨無着，每一個戰士，每一支槍

，都要發展你們的最大的威力。

第五、構築工事要力求掩護，有作工的時間和機會。即要把你的戰壕加強加厚，同時要注意，不要成爲敵人砲兵和空軍的顯著目標，并注意要有欺騙敵人的佈置，使其火力，引向他處。

第六、在敵人砲火猛轟下，我們要沉着應付，不輕易放槍，等待敵人的步兵前進至有效距離時，纔開始射擊，并準備手榴彈和刺刀與之肉搏，如果他用戰車掩護，我們應當聽其超越過據頭，再與其步兵接戰，只要演成距離戰，敵人的能力便完全消失了。

第七、隨時注意你當前的地形。夜襲時纔不致發生錯誤。

第八、敵人的飛機，在一千米以下，步槍和輕機關槍，是絕對可以射擊命中的，對空必要配置射擊部隊，但要注意蔭蔽，待敵機飛至低空，纔可射擊，不要爛射致暴露自己的位置。

第九、要活用你們的腦力，來判斷當前的情況，發展部隊的機動性，遇着時機，不要

輕易放過，應以短促敏活的運用，來予敵人以突然的打擊。

第十、不要誤認烟幕爲毒氣，卽或發現毒氣時，只要將面巾浸濕掩面幾分鐘，卽可爲風吹散，除此而外的一切奇異「物」「聲」「光」，都絕少損害能力應勿爲所動。

第十一、如俘獲敵人隨身的文件，應當搜集保存，轉報上官參考。

以上的十一項及附帶的幾條，是對倭抗戰一般應知道和遵守的常識，以後對於軍紀及戰術，尚須不斷的用命令規定來給大家執行。

忠勇的戰士們，這次敵人的深入。牠的後方交通聯絡不易，我川軍爲國立功的機會到了，我們的熱血騰沸着，把握着這機會，應當不後於人的，運用我的神勇，來爭取歷史上無上的光榮。」

十六日，京市已有人遷移，當前形勢，日軍似以少數部隊沿京滬線侵入，以大部壓京市後方蕪湖，劉氏主張「焦土抗戰」，敵如犯京，在我軍轉移前，將鐵路鐵軌撤走，

可爲後防建設之用，諸如公路交通均予破壞，免爲敵人利用，會面謁委員長報告，准予施行。是日午間郭助護師長及其師全部已抵京，繼續行進向鎮江集中，當郭部等過南京市街時，市民夾道歡迎，眼見川軍背負竹筐，足穿草鞋，時已深秋，而衣尚單薄，其風塵僕僕萬里長征之英勇精神，皆不禁歡呼，以至感動落淚，外國人士跨足而視，亦鼓掌表示歡快不已。

十八九日，京市情形更見緊張，戰事在瞬息萬變中，聞無錫至江陰一線已動搖。過京川軍大部沿浦口東下，卽奉 蔣委員長命令：以太湖危急，馳赴溧陽警戒，時國府各部院正紛紛遷移，劉長官特召將領會議於川省府辦事處，再三申言：「川軍報國的特機到了」，劉堅決表示：決以全力親自率部還衛首都。

與沈鈞儒等會談紀

二十日，京市大雨，敵機未來襲，千萬同胞，乘此時機，安全向後方轉移，下關一帶，踴擠不堪，勢至極爲慘烈。此時因將渡江，市面幾成一座空城。午後三時。記者於劉長官客室會見前上海救亡協會的沈鈞儒，沙千里兩先生，在此候見劉氏，沈先生現任國防參事會參事，到南京已三個月，沙先生是新從漢口來。沈與記者談戰爭形勢，頗云：「此次抗戰，實促成了中國大團結，在前方，將士的英勇，前仆後繼的精神，都

在在說明了中華民族的不可征服性……。」沈先生是六十幾歲的人了，爲國奔忙，顯得與記者於上年初見時更蒼老，談話時，不時以小梳理着領下長長的沙白鬍子，精神却健旺，每言必包含有不盡之熱情與信力，可想見其在救亡協會時代奔走呼號之情形。據談：明日即將離京轉漢口，特來訪劉長官，晤談一切，約半句鐘，劉氏從外西返寓，彼此相見，一一握手，劉首即向沈先生致歉說：「前次到京，莫有和沈先生見面，至今抱歉得很。」沈說明來訪之意，談及民衆運動之必要，及軍隊與民衆之不可分離，沈云：「劉主任到京督率大軍抗戰，使我們非常高興和敬佩，民衆方面也得到很大的依託和安慰，

希望劉主任，一面作戰，一面應與民衆切取合作，軍隊不能離開民衆，民衆更盼望與軍隊合作，才能收全民抗戰的效力」，劉答云：「本人早就感到這問題的重要，曾有所策劃，總不負民衆的期望，本人担任第七戰區令長官，在本戰區內，軍事政治民衆，決打成一片，曾規定各縣縣長，無論在任何時期，不得先離開本縣，必須保衛人民，組訓人民，進而得到人民的協助，以完成守土責任。戰區內縣長皆由本人直接指揮，以使軍政統一，方能應付抗戰之緊急情勢，此事曾請示 委員長核准，個人總希望在本戰區內做一點成績表現，」隨談及南京防守問題，劉表示云：「本人爲抗戰而來，亦爲保衛首都而來，蓋京市爲本戰區防守範圍，本人爲戰區司令長官，決以全力保衛首都，以付全國人民之望」。繼沈沙兩先生，又談到軍風紀，劉云：「各部隊出發前，本人在蓉曾召集出川騎士訓話，對軍風紀特別告誡，承各位熱心提及，本人更當注意」。

川軍加入前綫

二十日晚，豫軍委會電告，蘇州在晚上失陷了，大軍轉必無錫。劉長官請示 最高統帥後，即以川軍加入前綫，命令白口兩師在江陰一帶接防警戒，並向太湖方面推進，以口師担任其與，日旅担任宜興附近湖岸之警戒。限於二十三日完全到達。以口口兩師集中於廣德所屬之七里店。十八里店，并推進至河安鎮一帶警戒。限於二十二日完全到達，口口兩師集待於溧陽，張諸鎮，戴碑鎮地區間，限於二十二日完全到達，以直屬之口獨立旅集待於溧湖以東二十公里之溧水河。獨立口旅集待於蘇湖。這是川軍南調後第一道加入前綫的作戰命令。自二十一日起，劉長官每日在司令部策劃軍事，至為辛勞，晚間返寓，亦備人兀坐沉思：如何佈署和進展。

連日敵機大隊襲京，京市整日在警報中，二十三日，劉長官在策劃軍事百忙之中，曾向蔣委員長報告交通部長俞飛鵬，以交通部長張公樞，商四川建設計劃。午後復奉蔣委員長命令，

增調大部任廣德警戒，劉廷官乃改調駐國華，劉兆黎兩師駐廣德，陳鳴謙、楊國楨、郭勳祺三師分駐長興，宜興及河安一帶。

觀察首都可守三月

東戰場戰事緊急，劉氏朝夕策劃，隨時謁蔣委員長請示軍政大計，委員長對劉氏非常嘉慰，時國際形勢更惡化，劉激烈主張非自己努力抗戰到底，不足以圖存。曾向蔣委員長陳請加強抗戰機構，努力抗戰，并陳以少數部隊牽制敵軍，大部據敵後方，實行游擊戰術。委員長亦嘉納，故決以川軍保衛首都。劉觀察南京只能守三個月，敵沿京滬路進攻而大南京必不保，蕪湖又無防線可守，必守武漢。

霞飛將軍喻蔣委員長

劉氏復比喻蔣委員長為霞飛將軍說。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國參戰的國家，某天

在蘇蘭城俄法兩軍雙方攻擊最烈，俄國以一支兵攻入東普魯士，側擊法軍，當時敗守巴黎，因受政略牽制，處處顧忌，因之全部失敗。當時法國人民大嘩，請殺霞飛將軍，而霞飛不顧一切，復佯稱敗退巴黎，將兵運向西戰場，給俄軍一個腹背受敵，遂解巴黎之圍。另一方面有一位政治家各處爲霞飛宣傳，向人民說要在統帥指揮之下聽從調事，結果霞飛將軍成爲當代有名大將。現在 蔣委員長一定有他的計劃，總之我們聽從 蔣委員長命令，說做就做。由此可見劉司令擁護領袖之誠意。

過勞成疾

二十三日午後，劉氏復召司令部委員開會籌商戰略，以籌劃過勞，略血舊疾復發，登時乃暈倒於沙發上，約五分鐘後，復起，左右勸以少息，劉弗允，乃召子淵指示游擊戰術，并太湖一帶形勢，一時子有任七戰區游擊司令新命，精神實感不能支持，繼續略血，乃由侍從扶持登車返寓，蔣委員長聞訊，立派黃仁霖偕醫生鄭某代表探病并爲

診視，據醫云：需待靜養。入晚，劉復不靜心，頻召侍從王仕曾與劉在側垂問前方軍情，悉吳錫吳縣失守，甚爲焦灼。

川軍佈置劉頗心喜

後陸軍二十軍軍長楊森來訪，談話甚久，病勢漸次加重，次日晚七時半，蔣委員長，復於軍事百忙中，抽暇親偕張羣偃大鈞，至寧海路四號看望劉氏，對劉撫慰有加，蔣委員長着黑披，音呢帽，戎裝，登樓時，鏡大鈞先導，蔣委員長次之，張羣隨後，入室坐於劉氏之病榻對面一長沙發上，額上已光白大半，目光灼灼，精神健旺，對劉氏極謙遜，劉臥床欲起，蔣委員長當令暫臥，不必少動，并囑劉靜養，一切事項，會叫真吾商處勿慮，汝靜休養，談十餘分鐘即去，蔣委員長確比較蒞蓉，猶爲健旺，吾國之唯一領袖，在艱苦之環境中，敵機轟炸之威襲下，置生死度外，惟以救中國爲務，此種不屈不撓之偉大人格與精神，實令人欽佩，二十五日敵機再度襲京，投彈炸毀國民大會堂

，及全國美術陳列室，室內物品早已擄去亦未傷一人，是日川軍大部，已抵廣德，宜興，長興警戒，并擬設高級司令部於某處，二十六日口口軍，由南方撤退，川軍郭楊兩師，未奉令自行掩護口口軍全部退却，川軍佈防之第一線長興宜興，已形成最前線戰區，午後二時，白崇禧來探病，慰問劉氏，并云：前線佈署堅固，川軍已換入第一線作戰，盼劉氏勿慮，劉聞之頗心喜，白去後，劉復昏昏睡去，斯時廣德電話已不通，前方非常吃緊！

繼，蔣委員長以劉氏病重，遂發表陳誠為第七戰區副司令長官，以輔助劉氏，蔣委員長恐劉氏不明瞭計劃，遂派白崇禧到宮徵求劉同意，并勸其出京療治，蓋其時南京形勢已極險惡，敵機天天來襲，國音已遠矣，但劉氏已立誓與南京及前方將士共存亡，不願離京。

當時，侍從主任曾偉澗見劉氏病勢尚無起色，立乘汽車赴鼓樓醫院請醫師，而鄭某醫生及敵機來襲，遂告潛逃，斯時京市高射炮全部搬走，醫院醫務人員，均已逃空，京

市要人亦定是晚完全退出。

張羣往辭劉在昏迷中

張羣特往劉氏寓所告辭，見劉在昏迷中，僅坐候半小時即去，後聞敵機明日要大肆轟炸京垣，司令部人員乃奉命於是晚完全到蕪湖，結果僅餘駐京代表邱甲，副師長黃崗，大本營聯絡員李御良及侍從數人，商策如何將劉氏移往後方，原斯時劉氏已入昏迷沉睡狀態矣，後經四處尋覓醫生，在鼓樓德國醫院請一醫士名「馬少息士白」來診，據云：劉病危急，在二十四小時內不能移動，否則不能保險，於是大家議定只好停候二十四小時，待翌日上船。

與世長辭死心抗戰

次晨劉氏較清醒，當醫生診病時，劉本人復將其病起於少年之情形告之。劉當醫生去後，復向曾偉瀾嘆息云：「這也是國家之不幸，若我不病，想必京城最低限可多保存

幾天，公私產業不知要救多少。我現在只要能維持，決赴前線督師，以副川民之望」，當時環視者，均不能一詞以對。

入夜，該醫士才去，後經多方敦勸，始允同行，並帶一看護，一助手，又無翻譯，幸好張羣之某秘書尚在京，遂一道登協慶輪。劉氏係由侍從人員抬上輪船。劉氏因感搖動太大，遂復去。晚行約十里，船曾擱淺一次，劉氏只令任無湖養病，最後將委員長，於劉氏昏迷中令其左右設法護送至漢口。劉氏至漢任七日後，尚不知身居何地也。

一日劉突向侍從人云：「如何這樣清靜！」經告述後，始知已在漢口，後劉氏住漢休養，病勢稍有起色，嗣與某要人商談國事，又悉饒國華於廣德殉職，并計劃南方軍事，川省後方一設心精力瘁，竟成不治，乃與世長辭。

惟劉氏雖然與世長辭，其所留遺囑，仍與倭寇不共戴天，可謂其抗戰精神將長留於吾人也。茲錄其全文如次。「余此次奉命出師抗日，志在躬赴前敵，為民族爭取生存，

爲四川爭光榮，以盡軍人之天職。不意宿病復發，未盡所懷。今後惟希望我全國軍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繼續抗戰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澤，一本此志，始終不渝。卽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以爭取抗戰最後之勝利，以求達我中華全民族獨立自由之國的。此囑。」

劉死後：侍從復於枕上得一紙條，爲劉筆蹟：上寫「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二句，可見其忠貞愛國之抱負。

川軍克廣德別紀

初出茅廬第一功

我們東路川軍爲執行神聖光榮的抗戰任務，經黃河北岸跨秀麗長橫的天目山脈，在眼前展開着蘆葦縱橫，短雨迷濛的大湖，令人氣憤填膺，這天險，竟至輕陷敵手了。爲

了要進克太湖，以屏藩江浙，右衛黃希，上護皖贛，川軍便奉命分道進取廣德，長興。全體將士，聞命欣喜，每個擦掌磨拳，躍躍欲試，有的，自動把槍刷振，有的去把刀磨快，一時情勢之熱烈，大有氣吞山河之概。口口、全體將士在劉師長指揮下，由吉安陣地開始向泗安敵人進擊，兩下交戰，情況至為激烈，敵人以飛機，大砲，坦克車，壓倒一切之優勢，蜂湧而來，而戰士們却全不放在眼裏，只待敵人走近，先以手榴彈轟擊，繼則使用馬刀肉搏，白刃相向，殺敵猶如砍瓜切菜一般，敵人倉皇潰退，在陣地上竟遺下了若干顆血淋淋的頭顱。於是：一戰而進克了泗安要鎮，同時廣德敵人，經正面川軍的猛壓，又以後路被截，紛紛後退，廣德遂亦告克復，川軍首次當敵，即獲勝利，可算初出茅廬第一功。因此：京蕪交還，賴以鞏固，繼劉師梁旅乘勢，推進至大小界牌，又接連與敵激戰十餘次，結果斃敵軍數千，其中有敵裝甲車隊長一名，并獲敵裝甲車十餘輛，汽車二十餘輛，汽油數百箱，步炮彈藥甚多，輜重更難以計數，敵軍隨後以大部增援，竟圖反攻，在黃葉紛飛，太風怒號的寒夜中，又展開了激戰，當時我以威利品難

機搬運，乃一併燒毀，彈藥爆炸，火光燭天，於竟受苦戰中，敵人卒疲業敗，紛紛潰去。郭助師玉圍使衣隊，道以最神速行動，跟追敵人至東亭胡甄，敵人倉皇遺下大批戰馬及防毒面具，均爲我拾獲，東亭湖乃爲我佔領，俘獲敵軍三十餘名，從俘獲的敵炮兵團團長兒安獲身邊搜獲文件，知其屬於坦師團第三連隊松其隊，新由華北調來，遇着卅軍，可謂倒幕極矣。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郭助祺裏創大戰

東戰場形勢吃緊，記者適由京轉漢口，忽聞郭助祺師長受傷，由前方來漢，現在醫院療治，記者即趨訪。

「郭先生還認識我嗎？」記者問，原來我們是見過幾次的。

「是的，我們非常熟識。」

郭氏，素以勇敢善戰聞名，在川軍中，因其臨戰神勇，向有「郭莽子」之稱，記者見其傷在腮部，詢以傷勢現況如何，郭笑云：「我曾受過多次的傷，開首一兩次，心裏未免有點着急，可是，現在彷彿是家常便飯了」。

記者隨詢以負傷情形，承告以如下經過：

「我們的部隊，是九月二十八日奉到命令由四川眉山，嘉定出發，開往平漢綏作戰，後來爲着東戰場吃緊，奉調前線增援，沿途因交通困難，直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到達長興，當時嘉善，嘉興相繼失陷，宜興告急，長興吳興之線，已不能再守，逼得向後撤退，我們的任務是掩護正面作戰的廣西軍隊退却，剛好當着敵人挺進的鋒銳，所以犧牲特別大，二十五，六，九整個三晝夜和敵人在金山，小王山，硃砂嶺等地鏖戰，前仆後繼，總算僥倖完成了使命，唯我們官兵是疲乏不堪了。到二十九那天，廣德被圍，我們奉命馳援，與敵人主力相遇，激戰了好幾個鐘頭，正在要將敵軍擊破時，忽然聽說黃旅長重傷了，當時悲感萬分，憐小自己，乃不顧一切，下令向敵人猛攻，那曉得不一

會，我便給敵軍中，不能繼續前進了，但仍督隊向前再令死攻，卒將敵人擊潰。」

郭氏很坦然地談着，并不得傷痛似的，并詢記者前方戰况如何？記者一一據實以告，時疾視郭氏者，紛紛不絕，記者請郭靜養，突然辭出。

二十六年十二月三日

饒國華忠勇殉職

十二月三日得到前方的消息，最驚心的，是饒國華師長，在廣德前線陣亡了，這消息，立時使我震動起來，當然在日本帝國主義瘋狂的砲火下，一個臨危授命的民族戰士的捐軀報國，實在是每一個國民每一個戰士的意中之事，但是和我分手不久的饒將軍，至今回想起來，還覺他雄偉的體魄，堅毅的精神，宛然在目，據我所知的，饒將軍不僅是英武之士，最英勇最有決心的一人，而且也是戰士中最有能耐，最有力量的一人，

他在川軍中可以說是第一流人物，在川軍將領中，是劉主任最稱能的輔弼，不可少的左右手，尤其在他私生活方面值得爲我們稱揚，他實在是一個爲公忘私的人，他生活簡樸，冬天不穿大衣，只着棉軍服，不戴手套，淡飯粗食，不尚奢華，不納姬妾，寡慾清心，不貪閒暇，勤於工作，這些都是我們和饒將軍經常接觸的人，親眼所見到的，我們看見他這種自奉儉約，努力爲公的精神，真不知道如何感奮，饒將軍是上月十八日率隊經漢口出南東東征，過漢時曾與記者晤面一次，是一個風雨驟驟的天氣，在改工會席上我們暢談着前方戰事，他那豪壯，慷慨，英勇，沉毅的精神，至今令人不忘，臨別時還笑着向記者說「前線見」，誰知道這就是他最後壯烈的遺言了，饒將軍是十一月三十日晨，在廣德前線，親冒矢石堅守後路，與敵倭作殊死戰鬥而殉國的，饒將軍雖然以身殉難，但此戰役卒能於浴血苦鬥中，克復廣德，泗水，可知饒將軍殉國的影響之大，饒將軍奮勇的精神，可長留於天地之間了。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
西戰場出生入死

鄧將軍南畔村遇險記

十月下旬，川軍先頭部隊正在太路綫與敵激戰後，十一月初，奉令固守太原，鄧錫侯將軍部担任右翼地區，佔領太原城外北營之線，（距太原城約十里）孫德操部位置於狄村附近，為總預部隊，川軍雖無現代戰爭之充足裝備，但每人都滿懷殺敵報國的熱情，以最英勇精神，在戰場上與敵相見。

鄧將軍奉令後，十一月五日，先行親率步兵一連，趕向北營佈署，企圖達成進入陣地的任務，時戰況已非常嚴重，四處槍炮之聲可聞，鄧率部和順縣屬之關郊，及榆次之長凝鎮，到達榆次南郊五里許之新村，傳敵正沿正太鐵路猛進，已竄至西洛鎮，及榆

……*……

次北郊之鳴謙鎮等處，正與一二七師楊旅發生劇烈戰鬥，鄧於郭村召見陳師長靜珊，王師長銘章，指示機宜後，於當夜率高級參謀李明遠及步兵一連，繼續向指定之太原右翼陣地前進，六日黎明前後，敵機沿正太路窺伺，到處轟炸，竟日不絕，鄧以身負三軍統帥之重任，爲急欲進入陣地，不惜冒死犧牲，率隊遊行，所經地方，皆十室九空，隨處見委械遺彈，及尸體血跡，并發現有擲信號彈者，行近南畔村，鄧覺此種情形，皆具敵人深入之象徵，因於村東瞥見帆布槍彈袋，及日文碎紙片，心知有異，當其縱躍入村時，突然四圍槍聲大作，參謀李明遠乘馬首先中彈斃倒，鄧卽下令衛隊應戰，此時方知敵已深入，將村子佔領，隨村中機砲並發，鄧困核心，左右中彈死者大半，乃令衛隊向前衝鋒突圍，并以白刃與敵搏鬥，始得突出村南，敵復集機砲掃射，且派小隊騎兵出村追擊，村南多泥淖，鄧乘馬失足，竟陷入泥淖深坑中，爲勢極殆！環視左右，尙餘二十餘人，適於此時發現土塹間有一土人潛伏，衛士疑爲漢奸，欲開槍，鄧急止之，命其引路，土人答以「我引你們到西營」，乃得安然出險，行約二里，到達西營，王志遠旅長率兵

一、鑿入防寺在此，繼知情況變化，原敵於五廿日對太原城下。各友軍皆先南撤矣。事後
外記者訪為總軍告及遇險原因約為三端：（一）因情況變化，中路友軍未及進入陣地，
（二）奉令以兩師為太原右翼大隊，但其時口師尚在陝西，口師楊旅已別有任務，故在
未趕到前，僅存陶旅兩團進入陣地，以一旅兼任口師之任務，當敵大部，自不無任重力
薄之感，（三）余因奉令防守太原，急欲進入陣地，不願過行，致遭敵人於南畔村伏擊
，據偵悉：當日南畔村之敵約四百人，有手鎗三百餘支，機鎗數十挺，鋼砲數門，當日
雖不死，亦云險矣。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蘇三故里——

洪洞訪鄧記

——襄西以從，記者先後和二十二集團軍鄧總司令晤面三次。第一次，是十一月五日

午後四時，記者隨一二二師師長王銳，一二七師師長陳靜珊，在屯兵三連榆次後方五里之郭村，那時王師的後隊已爲敵截斷，久盼無消息，陳師的楊旅，從五百的拂曉起，就與敵激戰，榆次前方之西洛鎮，及東西郭村與鳴謙鎮，在太鐵路線上，及其附近，負傷官兵絡繹而下，敵師的命命送不下去。旅的報告傳不出來，四週沒有友軍，即四週都有敵情的可能，敵機三五成隊，竟日轟炸不衰。記者徘徊村際草地上，也不免感到有些杞人憂之，突然一騎馬由村南馳出，步兵一隊緊緊接應進，這是夠令人興奮的，我們到山西後，雖看見如潮水而來的隊伍，或散兵，……從沒有看見成列的部隊由南北進，當記者趨新審視時，馬前的人却先發話：「對不起，這回辛苦了你了，原來，來者就是入晉川軍的總司令鄧晉康先生，接着他問榆次是否已被敵人佔領，和楊旅的戰況，記者一一據實答復，他說：「我們主要的任務，在進入太原右前方鐵線陣地，假使我們連戰稍遲，敵人會從這一空隙突入，所以我先率陶旅的一連，趕到陣地去，靜珊呢？」記者請他下馬休息一下，對說：「我就要走，」當我在入村去代請陳王二師長的途中

想到敵情已如是嚴重，而三軍統帥，竟欲以一連步兵，達到進入陣地的任務，不能不許爲一身是胆。陳王二師長出見後，由楊旅的戰況判斷敵情，就馬上攤開五萬分之一的地圖，幾經指示，無法可看，鄧乃不能不下馬來，這時四面已圍上一大堆人，感到說話不方便，乃應陳王之請，進入村裏去，旋因整個二十二集團軍之運動上，有與孫德操軍長面商之必要，乃令隨鄧之步兵一連，就村北停止休息，我所見到的鄧先生行蹤，微見蹣跚，問侍從才知他今日在將達長凝鎮的途中，被飛石傷了左足，這一晚鄧和陳王等六七八人交換在一個坑上休息，適是和衣而臥，六口午前二時，記者隨同一二七師部特務一連，由郭村向太原附近之北營進發，我的鄉導太不成，跑了一夜之字拐，天明才到榆次城邊，再左移，沿着鄧先生晚上的指示，和比較迂迴的路線，見鄧孫兩先生已聯轡走到我們的先頭，一會右翼樹林中槍砲聲大作，敵機不斷低飛轟炸，心想大約是一二七師陶旅在向北營陣地運動中發生了敵情吧？鄧孫兩先生已令警衛部隊停止前進，而單獨馳赴右前方偵查，遠遠地見着他們，就土邊攤開地圖，一面持望遠鏡向槍砲聲裏瞭望。而我

們爲趕隊伍，不及探問他們偵查的結果，急急地又馳到他們的前隊。這一天敵機三架六架從不曾離去我們的上空，圖爲我們的任務，在進入北營陣地。師部官兵通是跑步前進，天明後，已通過六個村莊，十二時許，到達一個村叫高中村吧，我正斜依在荆棘叢中，仰眺敵機滑翔之姿，後面忽傳來呼聲，回頭看，鄧先生緩轡走來，那態度是安詳而鎮靜，高級參謀李明遠，侍從副官鄧石如，乘馬後隨，記者問：「孫軍長呢？」在後面，「適才的槍砲聲和楊旅的情況呢？」適才的槍砲聲，是飛機投彈，或者是楊旅遭受空襲，但未接到消息，據地圖上可能到斷楊旅遭遇敵情，地面現尙未聞槍聲。大約陣面穩定着，」鄧將軍這樣說。記者又問：「總司令往何處去？」他說：「我先到北營陣地後，轉狄村，并準備下午進太原，晉見閻司令長官。」記者這時往前看，師部的隊伍影子也沒有了，急急往前趕，來不及回頭道辭了，好容易跑了十餘里，在北營村追到了師部，過一會，見鄧先生來了。就在這一晚，記者進了太原城，八日太原攻破，記者曾及過抵臨汾，已病甚，本擬即日南下轉入醫院療治，即接陳靜珊先生電話：鄧先生時在談，因

於二十四日晚赴洪洞，二十五日晨在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晤鄧氏，爲入晉第三次把晤，彷彿大家共過一次患難。鄧先生一見記者，眉宇間卽表示異常懇摯和親熱，可是鄧先生老了，鬚根已半數呈白色，因爲衣服着得敝舊，愈顯其憔悴，消瘦的面龐甚至不如常人的豐滿，祇是精神照舊抖擻地，開口卽問記者打電話回家去沒有，接着就敘他六日蒙難的經過，鄧說：「就是在和你分手的時候，臨時變計改經南許村，然後轉許壇村，到南畔村外，就發現兩種可疑的東西，一是土邊發見的白紙，紙上有鉛筆寫的日文，一是日軍用的機槍彈帶，均經我一一審視，但我仍向村裏去，剛進村不遠，機關槍鋼砲密集向我掃射，當時我急喊，恐友軍發生誤會，不要還槍，這時我的人员，僅李明遠，鄧石如，及譯電員鄧開民，和五日在陶旅處撥來之步兵一連，乘馬祇有三四匹，計遇敵騎李開遠乘的馬卽遭敵射死，李足負傷，鄧石如的馬，亦遭射死。步兵死傷尤衆，不知是誰的馬，急急抓了一匹，叫李明遠乘上，以南許村旣先爲敵竄據。主客異勢，乃縱馬出村，敵機砲及騎兵乘勢追擊，出村不遠，乘馬失足，我因足痛致跌入蓮花泥潭中，當時直招

過數十步，時敵砲彈紛落左右，橋樑亦已不及，我的衛士祇餘一人，乃由衛士力扶上馬，其時道旁發現一土人，士兵羣叫漢壽，發槍射擊，我急令不許亂動，當騎馬上前，命他替我引路，他說我引你到西營，這陣也祇有任他引導，大約行二里路光景就到西營，王志遠在那裏，帶有兩營人，大砲礮彈隱約可聞，始信敵騎兵深入，同時想着尙在南畔村南方的你們，我與鄧石民等已失去聯絡，爲求與孫軍長銜接，徐徐南移，在張義村晤王銘章，偕同一道往郝村，時李明遠趕到，我身旁祇有幾十元錢，交回十元與他，命他送到後方療養，無人找担架或汽車護送，心上很難過，李明遠說傷并不重，我去後無人替總司令辦事，倒叫放不下心，我說我有辦法，你去吧，你安心去養傷，其實我有什麼辦法呢，這時候孫軍長自太常鎮送來一封信，才知道孫軍長與我分手後，在尙高中村方向行進中，途遇衛立煌軍傷兵，始知東北我軍已總退却，敵軍已進圍太原，乃改道南移，我隨即趕赴太常鎮，與孫軍長晤面，以後沿途收察，徐徐隨友軍之南撤，十六日到達霍縣，當日南陘村遇敵，爲與你分手後半歸鎮內事，孫軍長向我主張將成豐店改

爲南畔村。這到頗有意思。鄧氏說至此，孫軍長和一二四師師長入室，鄧爲記者介紹，隨一二五師師長陳鼎勛也來了，這時鄧氏反問記者：我想你還有些話要問我吧，記者因叩以晉西南我佈署情況和敵情，鄧氏當檢交前敵總司令衛立煌最近前線佈署的命令，同時說：到此時全綫已穩定，敵人的騎兵，一度到介休，而平遙太谷之敵，均有後撤模樣，該集團軍隊除一二五師外，均已悉開前線，并已令王銘章師率隊直下平遙，記者又叩以二十二集團軍損失情況，和整理後的士氣，鄧氏答：損失是不小，本來我各路已總退却，我所奉令已成過去，但我們爲絕對執行任務及求與友軍聯絡，以至有重大犧牲，這在我們應無愧色，所幸的不集團軍，從川西出發入晉，至此次戰役前進和後撤，都能保持每個官兵的犧牲精神，且能充分地表現以極疲劣的武器和裝備，僅憑白刃與手榴彈與敵人以相當的打擊，此外還有兩個特點，卽全軍無一逃亡，如一二七師截至今日出沒於雪地冰天，沒有着棉服，火線上重傷及陣亡者，均未拖下，而一致無怨言，這均能充分發揚川軍刻苦犧牲的精神，記者再叩以對山西全戰役的感想，鄧氏考慮了一下，略有

隔述，旋即查明這時不能發表，鄧先生是老了，憔悴了，但他的精神和生命，却自這一戰役中發揚向榮起來，記者在與他揮手道別中，感到愴然，同時也覺得愉快。

二十六年十二月五日

王銘章滕城殉國記

川軍最完榮之一頁

成子健兒與城偕亡

津浦北段之敵，以五師團機械化部隊，集中右翼，突破鄒滕公路香城之線，乘我川軍戰後疲憊，我援軍尚未全部到達，兵力最薄之際，實行猛攻，致戰局轉逆，滕縣遂於十七日晚被迫淪陷，川軍大部乃作壯烈之犧牲。緣自十四日起，兩下店，及在右翼黃

山，石頭鎮，香城敵之全線「開始攻擊。」我重兵均配備前線，滕縣臨城，頗為空虛。十五日，敵以主力軍將香城右翼衝破，其着黃制服者，為日鮮兵，着灰制服者，為偽滿兵，着黑制服及便衣者，為劉桂堂等匪部，並配有坦克車十六輛，騎兵千餘名為前導，我界河全線各軍，與敵作激烈抗戰，敵未突破，十六晨八時，敵由我右翼，將滕縣東關包圍，以巨砲架設高地，向東城俯擊，我前線各軍，此時為堅固設防，乃退守滕城，連同縣保安隊及警察，共有三千名，總由我王銘章師長指揮城防，陳靜珊師長，此時率特務連赴南沙河防守橋樑，與敵之包抄部隊，及坦克車迎擊，因而中傷，全連抗戰，死傷大半，滕縣我軍士氣激昂，莫不視死如歸，奮勇殺敵，滕縣長周同，亦躬率保安警察隊共同守城，敵自十六日起，至十七日午，向城內開砲達兩萬發，敵機每隔十分鐘，即飛滕城轟炸，我担任東關之守軍，為嚴翊營長，堅守城門，與敵浴血苦戰竟日，互相衝鋒十數次，肉搏達八小時，犧牲殆盡，黃昏始奉命率殘餘退入城內，我守軍於月色濛濛，煙霧漫天中，均登城垣向敵以手榴彈及機關槍掃射，敵入夜砲戰益烈，東城南牆，被砲擊

場兩處，敵以坦克車裝甲車及巨礮掩護下，於十七日拂曉。逼近城下開始搶登，我以堆存之食鹽千包，將各缺口屯堵，四門於十六日即以沙包堵塞，人民先期逃遷一空，此時城內落砲彈如雨，敵機轟炸不絕，煙霧迷漫，火光燭天，我忠勇將士，血染征衣，殺氣騰騰，其壯烈情緒，動天地而泣鬼神，下午三時我王銘章師長，以局勢危急萬分，率稅梯衝敵師長，及旅長王志遠，董澄，呂廉，曾避元，及縣長周同等，親督燒營戰，此時我城內為國捐軀之忠勇將士，屍骸難殮，血濺長街，房倒屋坍，地獄焦土，三千將士，生者寥寥，敵於午后三時，終由東南各大缺口，強行登城，我英勇健兒，仍負傷殺敵，有死無退，無如敵利用輕機關槍掃射，將我城牆佔據，竄至西城上，遇我各高級人員督戰，因而搏鬥，我王師長振臂狂呼殺敵，士氣百倍，王氏忽腹部中彈，呂旅長面部亦被彈貫通，王麟團長被炸陣亡，王銘章師長以大勢已去，危城難守，以手槍自殺，臨死時，仍高喊「中華萬歲，抗戰到底」其甘為國犧牲身成仁之壯烈精神，神鬼咸泣，呂旅長負傷，被其弁兵背負搶走，於午后三時半，稅代師長及董王曾三旅長以敵大部入城。

我軍傷亡甚重，乃互以繩繫腰由城墜下，敵以機關槍在城下掃射，我曾王兩旅長，旋即負傷，趙謂賢參謀長，張其凱參謀旋即陣亡，周同縣長越城跳出，當即跌死，我城內尙有重傷兵士三百餘名，突及退出，不願受敵殘殺，乃互以手榴彈爆炸而死，其死事之壯烈，驚天動地，我北城守軍，爲蔡某營長，收容零星部隊仍與敵人白刃搏鬥，手榴彈擲盡，至七時許黃昏奮勇破城，突圍衝出，且戰且退，途中又傷亡逾半，是時滕縣乃正式淪陷，自十六日至十七日，固守滕縣，堅持三十六小時，我軍將士，犧牲兩千餘名，安全退出者，僅五百餘人，敵之傷亡，且倍於我，滕縣附廓，敵屍佈滿原野，鮮血染紅城垣，城內雞犬，悉付焦土，烟焰蔽空，入夜火光冲天，是役爲川軍參加抗戰以來，在民族戰士史上，最光榮之一頁。

二十七年三月三十日

國軍
萬里遠征裏傷歸來

陳離將軍訪問記

準定兩月後重返前線

陸軍第四十五軍中將副軍長兼一百二十七師師長陳離氏，率所部並指揮一百二十七師全部，及四十一軍之一旅，與敵鏖戰魯南，且三月之久，三月十五日，於南沙河力戰負傷，經漢口協和醫院療治，越兩月，粗可，奉川康綏靖主任鄧錫侯之命，返川療養，於昨乘中航機經渝飛蓉，陳氏袍澤親友，省會各界代表，屆時前往機場歡迎慰勞者達千餘人。情況備極熱烈，記者特於昨晚走訪於其青石橋私邸，承肅見，爲談先後在晉中魯南作戰及負傷與治療經過，達一小時，陳精神甚飽滿，僅腿傷未痊，步履尙形艱難耳。記者除錄記其魯南力戰談片，以介紹於國人之前外，深感吾國吾川，慶誕生有一偉

天光榮之軍人，實大家之榮光，謹祝陳將軍速復健康！速返前線！爰將陳將軍談片記錄如次：

一本集團於昨年十二月底，開抵魯南，接替津浦路正面防務，余任第一線指揮，率一二五，一二七，兩師及一二四師之呂康旅，於滕縣北界河，香城大山一線佈防，王銘勳旅長任第二線指揮，率一二三師及一二四師之曾魁元旅，防守滕縣城，時當韓復榘不捉獲之餘，敵人己以壓倒之勢，陷鄆鄒，下濟寧，逕迫徐州，人心浮動，流離載途，我軍一面佈署防務，一面擴編流亡，訂軍民合作，改後滕縣之守，至台兒莊之捷，下至余之重傷陷敵，終於出險，魯南民衆，給予軍隊的助力，實在不小。自接防日起，前消戰幾無日無之，三月九日開始以兩師團之衆，自鄆縣向我界河之線猛犯，我軍經累戰訓練，士氣激昂，軍器既捷，陣地，沉着應戰，反復衝撲，相持至十五日，敵攻正面不克，始以大部經香城以右迂迴，一部任龍山截斷界河與滕縣之交通，並即進圍滕縣城，第一線部隊與司令部之聯絡遂隔絕，王之鐘師長與余會商應戰方略，電話李

長官及探副司令請示，奉諭死守勝城。時第一線界河方面各部隊，自正面打通後路之任務未達，乃與兩翼部隊乘夜繞道轉進於勝縣以南地區，旋奉總司令電話，飭余出城，負責收容整理，遵命別至師長，率衛隊出西門南進，於午將達十五里之南沙河，發現敵人向我射擊，我前衛部隊竭力應戰，始悉敵已將勝縣與臨城之交通截斷，僅以不及一營之部隊與敵格於我優勢之激戰三小時，卒以敵火力優越，我官兵傷亡過多，余亦旋於陣地內負傷腿部，陣線因不能支持，余由衛士交換扶持，擬入附近村落裏創再戰，敵跟蹤追擊，法持之兵，被擊斃或負傷者，先後達五人，事急乃投於深不過五尺之溝道中，藏匿，敵兵散亂搜索，蹄聲足音，危然可辨，幸終未被發現，環顧左右，但餘手槍兵十餘耳。此時衛士始為裹傷止血，然因流血過多，神志彌覺昏眩，自知四面皆敵，坐以待斃，必無生理，往事及身後，渾然皆忘，俄而吾友楊榮向師長之靈影，若浮現於眼底，思彼昔為剿匪而死，我今為抗戰而亡，冥冥相見，亦無所用其婉恻，然此亦僅如電影一瞥而已。已歸黃昏，衛士等議定走為上計，輪換負余上路，由鄉民仗義自動前導，聞道行十餘

軍中得一雞公車，由衛士交換肩抬，然喫力殊甚，又十餘里，得一樓梯，臥臥賄賄，拾亦省力，再十餘里，始達公路，雇得黃包車一輛，旋見有國軍斥埃，查問即爲本師部隊。至是始信脫險，抵臨城已聞鷄鳴，天將曉矣，敷藥後，強支與滕縣電話，王銘章師長首問傷情，繼道城已合圍，且猛攻至烈，迫望援兵即時出攻，最後於電機上互道尊重，不意翌日（三月十七日）滕縣城陷，銘章卽以身殉國，成長辭矣！余於負傷及卒以待諸期中，有三事實最可紀念：一爲我等藏匿五十公尺以外，左右村落，均已爲敵騎駐紮，歷經搜索，未被發現，已奇，鄉民繼續前來，進茶水慰問，但絕無一人爲敵告密，我川軍紀律修明，致軍民情感交融，實有以致之；二爲自處傷重陷敵，已無生理，囑衛士等化裝回部，勿事守死，而一致稱有槍有彈，尙可找回本錢，決與師長共存共亡，並加強警備，於敵果臨三十公尺以內，我有被發現可能時，卽予發射，誓與來犯之敵共盡；三爲衛士何占春與余同時負傷，而傷在制命，仍扶我於將達藏匿處所，始仆地不起，解所攜望遠鏡，圖畫，照相機，交其他衛士，囑必保衛師長出險，伏地與本人作別，忠義慷慨。

然，感誌終生！十六日乘火車抵徐州，醫稱腿上主要筋絡傷去過半，且流血過多，徐州醫院設備簡陋，囑速轉漢口，或可救，即日乘火車經鄭州轉漢口，投協和醫院治療，經西醫醫士接洽檢查，報告生命無虞，惟成殘可慮，電療一週，腳掌已能轉動，醫稱可望全愈，又二月，勉能藉手杖支持，漫步室內，最近始奉鄧主任命返川休養，適來精神尚好，僅傷處猶有時作隱痛，且血壓仍低，醫囑須作短時間之靜攝，現本部補充整理已竣，係担任徐州以北津浦正面之防務，以玉蓉落後建國未久之國家，當一等強國陸海軍號稱無敵之頑寇，其接戰之初，節節失利，蓋事勢所必然，厥幸我川大物博，人以衆庶，祇要我體適時善用，善盡其人力地力物力，學習敵人，趕上敵人，則最後未有不能打退敵人，打倒敵人者。近史美國之獨立，土耳其之由奧國其反敗為勝轉弱為強之歷程，足資殷鑒。惟此歷程，實至艱苦，錦繡的河山，血汗的灌溉，最後勝利，絕非可坐待而至者；是誠不能不望「地不分南北東西，人無論男女老幼，」一致奮興，同爭子孫萬世主奴存辱之命運也！余準可於兩月後重返前線，咸壽南博士已予余以保證。

二十七年三月

血戰歸來的孫震將軍

孫震將軍，統率川中健兒，在魯南喋血，抗戰將近半年，於民族解放史上，留下了永垂不朽的光榮戰蹟，當徐州撤退，川軍担负運河方面的掩護任務，到徐州主力完全撤退的最后一日，才開始突圍后退，因此，他們的經歷，比較更為艱苦，是更值得我們讚揚與崇敬的，可是，徐州撤兵月餘以來，部隊及各將領都先后有了下落，祇是廢后的苦戰的孫將軍，仍無消息，後方人士多為此非常焦慮，幸幾天以前，記者在信陽遇到突圍而逃的王祝雨師長，始得悉孫將軍的行蹤，尚告平安，孫將軍率隊到達泗縣後，因已陷入敵人的重圍，即決定將部隊交會元師長代理，在敵人後方打游擊，孫將軍及陳書農軍長等，以另有艱重的任務，遂決定做腦簡從，由蘇北冒險突圍去上海，近日由上海轉港，是六月十三日由香港安全抵漢，這實在是一段冗長而艱險的征程，倘非掩護友軍而致落到後面的話，也並非不能施行威力突圍，老早到達後方了，昨天晚間，記者至保華

後，某旅館，遇見了孫將軍，孫將軍依然像在魯南前線一樣的精神奔奔，雖然勞而下長途跋涉，却未顯得怎樣疲憊，我首先問他一路的經過，是否很困苦？因為是在敵人的後方行動，時時刻刻，有遇到敵人，或遇到漢奸的危險，孫將軍沒等我的話說完，便以很愉快的神情，很誠懇的態度，談起從運河撤退後的經過：「我們得到撤退的命令很晚，十八日得到命令，略一部署，便延到十九日下午天了，這時候，徐州已被敵人佔領，徐東的運河線，又被敵人突破，我帶着殿後的一部軍隊，由徐東東去，再穿過隴海路，折而向南，當時又得到命令叫越津浦路西去，但這時蕭縣永城方面，已難通過，我們只得帶着隊伍去泗縣了，我們的隊伍，是分兩路從運河下來的，一路由王師長，和稅副師長帶着，一路是新兵，沿隴海路西去，新兵因武器沒有戰鬥力，下來得比較早，他們業已到達口口稍事休息，便調到口口去補充訓練，因為幾次戰鬥，損失很大，去泗縣，本來也沒有多少人，我叫曾廷元旅長代理師長，帶着這編隊暫在泗縣一帶拆游擊，本人便經泗陰泰縣去上海了：「路上沒有遇到危險嗎？」我補充地問：「這時淮陰還是我們的駐

軍，秦縣是我們的游擊區，這一路根本沒有敵人，所以是非常安全由秦縣南去，到四口港搭英國船去上海，在上海便買船馬上去香港，英國船在長江下游航行，有時經過口港裝卸貨物，所以能在這裏買到出票。——聽說會代師長已經帶隊出來了，請去商問。於是繞宿縣以南，邊戰邊走的撤退，路上除供養發生困難外，大致還很順利，那幾天因曉北下雨敵人不讓活動，不然的話，我們怕要多受損失的。——總司令打算回四川去一趟，囑咐個人的行動，還須聽候命令，目下部隊的整理補充問題，急待處理，大概一時不能回川。」李德麟先生曾經說過：「孫將軍是一位洗滌勇敢而且富有智謀的人物，不僅如此，我覺得孫將軍是一位確實實際負責任的將官，孫將軍甫自戰地歸來，便終日奔忙於整飭自己的隊伍，似乎不需要任何休息，我們談話的時候，他正在忙着辦理各種文卷，話頭轉到這次抗戰的經驗和教訓上：他又說：「這次魯南抗戰我們的兵力與士氣都超過敵人，可是吃虧的是武器太差，川軍在魯南抗戰五閱月，以羸敗不堪的武器，始終担当正面的防禦，這實在是非常危險的事，以滕縣一戰，我們雖以最大的犧牲決心，來抗（人，

而滕縣終於不守，從滕縣下來，我們掉過頭來守運河正面，幸而敵人沒有從這一方面下手，否則我覺得還是要壞事的。——孫將軍說到這裏，搖搖頭，現出了片刻的沉默，同時又談到作戰的軍風紀，川軍在魯南軍紀極好，及如何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以增強抗戰力量，孫氏均有中肯之見解。時間已很晚，記者便興辭而出。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楊森將軍大戰淮南

——爲無城夏炯巧用「空城計」——

在二月抗戰中，全國視線都集中在徐州大會戰，却把長江下面的淮南——皖中——戰線忽略了，五月下旬，徐州淪陷，大家都注意到保衛大武漢的北面地區。對保衛大武漢的外衛皖中戰爭，又忽略了。待至六月中旬，安慶失守，大家才感覺得皖中可慮。而直

接威脅到武漢。記者特於六月底，在交通工具特別困難中，趕赴皖西南方，訪晤駐皖中的楊森將軍。

(一) 孤軍守淮南，楊部於去年十月底，由上海轉移到安慶，當時正值首都淪陷，整個安慶在恐慌中，他是奉令在安慶整理和補充部隊，同時担任沿東起蕪湖對岸，西至望江縣境，北至無為巢湖以南，及合肥至安慶間之防務，警戒線長約千餘里，尤其兼負江防警戒的責任，這樣廣大的防區，以殘缺不全的整理部隊去守防，實在是一件艱苦的事，幸而敵人攻到南京後，主力未沿江西犯，否則安慶必繼南京而淪陷了。四月初，敵人在台兒莊慘遭失敗後，我最高統帥部預防敵人傾方向徐州進犯，即將淮南第Ⅰ戰區部所屬主力，調淮北增援，因此整個淮南廣大地區，就由楊氏單獨負責，當時敵人一面圍攻徐州，同時乘我淮南兵力單薄，即由蕪湖渡江攻陷江北，和縣，與衝，含山，巢縣，企圖一股氣而攻下合肥。楊氏，即調所部主力，趕赴巢湖以南，至合肥及安慶間之蕪湖東關一帶。在五月初三日黃昏，與盤據巢縣之敵激戰通宵，楊部先頭部隊，攻入巢縣

城中，殘敵則盤據城內臥牛山等高地抵抗，當時本擬會合合肥的駐軍夾擊，殲滅巢縣以西敵軍，不料合肥於五月十四日失守，敵軍即由合肥增援巢縣，激戰三晝夜，往返衝鋒達十餘次，終因敵我兵力懸殊太大，只得退出巢縣，向巢湖南岸轉進，合肥的失守，直動搖了淮南戰場的警戒，間接影響到安慶的安全，楊部乃陷入三面受敵環攻之境。當時皖中東部的無為縣，楊部夏副軍長，在那裏扮演着「空城計」，夏副軍長只帶着僅有的兩班弟兄守城，自己坐在城中，但爲着整個戰場形勢，而「空城計」也無補於事了。

(二) 激戰中，大小關敵佔領合肥後，沿公路南犯，合肥與安慶間有舒城，桐城兩據點，中間桃溪，是舒城的據點，大關，小關，是桐城與安慶的據點。六月八日，楊部孟旅在合肥與舒城之桐桃溪鎮南下，與敵激戰，借桃溪之左無我軍配備，敵軍由左翼包圍，孟旅雖饒勇善戰，既被包圍，頗難發展，經過一晝夜之苦鬥，在敵人大砲飛機下，終於衝出了重圍，到七里河整頓收容，但敵人前在巢縣附近吃了川軍一個虧，他想消滅楊部主力，於是既得此機會，即拚命的追擊，於是孟旅在七里河不及援軍的來到，便

和尾追的敵人又幹了起來，却阻止了敵軍渡河南下的夢想，敵軍見前面不易前進，又重演了一次迂迴的故技，在十日的早晨，以主力迂迴到孟旅的左側，迫使孟旅向大關撤退，大小關是桐城的主要點，大小關有慮，桐城必不保，安慶即變成死城，所以楊將軍下令在大小關決戰，第○師奉令死守大小關，敵軍終於十日進攻海亭驛軍鋪等地，全面戰線長約二十公里，敵以主力三千，重炮多門，猛攻不逞，十一日增敵至七千餘，並有飛機九架，低飛轟炸助戰，士兵傷亡遍野，戰鬥兵犧牲殆盡，楊師長報告楊總司令，關附近激戰慘烈，已無法死守，楊總司令在電話中，很簡單的下令「誰退下來我就槍決誰」！於是在大小關的附近，楊師長即在堅苦中撐持，連伙夫都上前線作戰，楊總司令復於十一日親赴前線督戰，在敵人優越的火力下，威迫下，實在無法死守，才按照統帥部指示的方向移動，但楊師長決心與陣地共存亡，不肯後退，在敵人進攻至大關五十呎遠之地，衛士才強拉着離開了陣地，是役，楊師死傷二千餘，孟旅死傷近千，其中可歌可泣的，是當戰鬥兵傷亡殆盡，伙夫上戰場作戰，長官臨陣指揮，毫不畏縮，真是驚

天地而泣鬼神。

(三) 大小關於十二日放棄。安慶即陷入三面受敵之境，緣敵人至合肥南下，攻桃溪鎮，於七日，即以大批軍艦在大通江面，企圖打撈我軍敷設的水雷，并偵覓江岸。九日，即在黃池之石磯頭，砲擊兩岸，我工事全被破壞。十一日晚，據報敵艦由池標陽間，新到敵艦六十餘艘，大商船十餘隻，滿載敵陸戰隊，並附有氣艇八十艘，木船千餘隻，似有極大企圖，至十二日，敵艦六艘在棕陽前之新河口登岸，將我在該地任軍兩連擊退，九時許，增至二十餘艘，並急急上駛，十一時半抵安慶城，在江面停泊，開炮向安慶轟擊，同時新河口登陸之敵二千餘，亦經牛公嶺到達安慶東側飛機場附近，安慶城中，祇有常備隊及警察，其他部隊僅有四連在棋盤山一帶，雖仍盡力抵抗，但形勢已變，乃奉命於十二夜自動退出安慶。楊氏與記者退出後，他似有難言之痛，同時他很懊喪的說：原擬將安慶燒光，他老百姓之請求，未能辦到，現在留給敵人利用，心中很為歉仄，同時楊氏是最後退出的官員，他於十二日的深夜，曾親在街市視查一週，知道老百姓全已

退出了城，他才與桓處七月的安慶告別。

(四)屢戰屢敗，川軍此死在淮南，——皖中的遼闊戰場，凡是熟悉當時情況和該地我軍實力情況的人，誰都承認楊氏已盡最大的任務，和努力。縱然他失了長江的據點，淮南安慶廣大地區，但以殘缺不全的武器，拙劣的少數隊伍，能在淮南戰場上支持如此之久，不能不歸功於楊氏的苦戰精神，和川省士兵的英勇犧牲了。以下記者再報告一點：關於川軍楊部在淮南戰場上屢敗屢戰的偉大的抗戰精神，楊部自在蕪縣被敵人以主力進攻擊潰後，便很迅速的集中在合肥南面桃溪鎮，與敵迎戰，退至大小關，又與敵主力決戰，擊潰後，往往因死傷和潰散，無法再行作戰，至少要調整和訓練方能和敵人周旋，但楊部在淮南扼守，以後方交通線被破壞，援兵沒有法立刻到達，楊部祇有從大小關退却，至安慶失守，且戰且退。十四日在源潭舖附近，又與敵軍接觸，十五日在源潭舖之周家老屋，與敵激戰，十六日退出潛山憑河死守，敵人以猛烈炮火進攻，一敗再敗之殘破部隊，尤能在潛山苦撐三日之久，敵人廣播宣稱亦認「川軍頑抗力堅」，記者月

底抵太湖前線，時潛山與太湖正圍攻之守，均是楊部的殘缺部隊負責，這種屢敗屢戰的精神，確實可佩，楊氏及夏副軍長於記者談話時，自咎能力薄弱，并說：「川軍沒有長處，但打了敗仗，能繼續戰爭，一直打到無兵可打才停止」這種屢戰屢敗的精神，固然是昔日曾文正公用兵的戰略，同時也符合統帥抗戰到一兵一卒的「抗戰原則」。

(五)我所見的楊將軍，記者在太湖前方，住了三天，深感着兵士英勇的可佩，上自楊氏個人，下至士兵弟兄，他們都承認敵人兵士并不可畏，他們只知道打倒日本鬼子是他們的責任，楊氏特務連的弟兄，對記者冒暑徒步到太湖前方，深為感動，特自動的打了幾雙手織的線布草鞋，推兩位弟兄來送給記者，這兩位弟兄，開口就說：「我們不願堅守安慶，是我們的罪過，」這證明了川軍弟兄殺敵的真誠。楊氏與記者，是初次見面，這次因前方比較穩定，我們談話頗多，亦頗廣泛，他對復興民族及邊疆問題尤有獨到之處，他的意見，認為目前應該急切注意到雲貴等省，他說：「過去對邊疆忽視，但現在環境不能容許再輕視了，因他自己是在邊疆住過，他提出許多邊疆問題，都是很貴重

的意見，記者過去作過幾本國內邊疆問題的專門著作，俄國意氣豪傑都承及楊其斯提瓦
 供的實際；而有見解。他對庫倫的一切，似乎都多諒，不過他很誠懇的希冀中父老兄弟
 兄弟，能各盡所能，為抗戰盡最大的努力，自念他很歡喜的，就是聽到說四川將領
 兵了。」

中條山上的川軍

在二晚餐上，同口口師李師長，談起補充兵員問題，他有這樣一段話「由口口等地
 調來的新軍，派一班人出去守望巡邏，回來不够原數，貴省補充來的戰鬥員，在大風雪
 中守着山頭，他們不會移動半步，一抗戰雖然不分東南西北，因為我是川人，聽別人講
 起川軍抗戰這樣的忠勇，心裏抱着一團高興，便拜辭李師長，沿着中條山行進，去訪問
 在此山抗戰一年餘的川軍將領，并代表川西萬千讀者，向中條山的川軍健兒致無上的敬

禮，到了口溝會見李家鈺部口口師長李青廷將軍，抗賊風火的鑿鍊中，儼如在川賊頭德康，談到抗戰的前途，他表示非常樂觀，李師長直轄南口口團，隨即去提督敵人，担任破壞同蒲沿線鐵道的任務，將成千成百的螺絲釘帶了回來，丈來長的鐵軌，沒有辦法搬，只好毀壞拋掉，現在他們的計劃更週密，在夜間幾百弟兄從山上摔到山下，經過五六十里長的山路，通過敵人三四道防線，到鐵路邊去埋地雷，破壞火車，破壞交通，因此敵人損失很大，當在師部，承李師長賜以葡萄酒，說：「風太大，吃點酒，暖暖身體。」不告辭趁着微醺，走出密洞，四週大霧彌漫，遠遠槍炮聲，像炒豆爆豆一般響着，和天風塵中，弟兄們已開始戰鬥了。從口溝到李宗昉總司令部，要經過四五重山，山巒起伏，雲霧迷濛，看不見路，也看不見人，經過山頭見溝裏一簇弟兄，正在修築陣地，我們沿着這些陣地，到口口師部，會見了大戰東陽關的虎將李宗昉總司令，自夜過總司令部在口時消瘦得多了，記得李家鈺將軍總部，是二十六年十二月廿六日離川，李等三男于廿五日，由道清路趨長治，加入綏編作戰，當時太行山已蕪蕪，寒氣沁骨，冷風雜着黃沙，

軍健兒還穿着單衣，草鞋，李宗昉將軍，便在這樣冰天雪地中，以三團兵力防守東陽關，擋着敵人的主力數萬部隊。他說：「我過去只知道打硬仗，死衝：在這一役中，得了教訓，後來從東陽關到長治，再轉到晉南，安邑；夏縣，雖然我們受了較大的損失，但我們覺得慶幸的，每個弟兄都是勇敢殺敵，不絲毫頹廢，」東陽關，長治，這兩次戰役，李宗昉都，不但有着很好的戰績，并特別保持着很優良的軍風紀，在劫火餘灰裏，這兩地的老百姓，還立廟豎碑，來紀念爲國死亡的川軍健兒。目前最重的工作是軍隊裏的政治工作，」李宗昉師長繼續他的談話：「我們在長治，東陽關，未及運走的傷兵，後來都由當地的老百姓送來，在這裏太苦，沒有被蓋，三四個人共一件大衣，雖然擋不了風，擋不了寒，但并去滅去他們熱誠的雄心，」的確，這綫將士太苦了，我們不僅要知道每一個戰鬥員的英勇戰鬥情形，我們更要知道每一個戰鬥員的需要。我們要提出這個問題，請大家注意注意，李師長說：「現在最感缺乏的是醫藥，盼望後方的同胞能直接幫助我們一點。」隨又談到士兵的戰鬥力，我們的士兵，從抗戰開始到現在，可以說打

出經驗來了，我們是愈打愈沉着，以前在平原作戰，敵人傷亡少，我們傷亡多，及轉入山地，敵我傷亡已是相等，可是現在敵人的傷亡，都比我們多出一倍。於是又辭了李師長，到了口口軍部，時李總司令還未轉晉南，在一間窯洞裏，會見軍部魏參謀長，他帶一架甚深的閃鏡，忙着爲我們翻閱捲卷，他檢一篇文件來說，本軍出川後，大小經過一百二十四戰，傷亡人數在口口口左右，但擊斃敵人在五千以上，他放下文卷說：「這一年餘來，上面補充我們的槍彈真多，單是各種砲彈便在口口萬發以上。」我們談到敵我最近戰況，及保衛中條山，他說：「晉南敵寇，有三個企圖，一，渡河截斷隴海線取蘭州；二，肅清中條山，奠立西犯基礎；三，從橫瀾攻垣曲，封鎖各渡口，以第一個企圖來說，敵人必須要五個師團的兵力，以兩個師團渡河，三個師團守同蒲路，目前敵人的兵力，不僅無渡河的可能，同蒲路線他也守不牢，說到敵人第二個企圖，要肅清中條山，已不只一次，勞師數月，犧牲萬人，第三個企圖，能不拔攻到垣曲，我們知道敵人攻垣曲，封鎖各渡口的陰謀，是要截斷我們保衛中條山部隊的聯絡綫，但我們可以毅然說：

敵人這種企圖，一定給我粉碎，如果一旦給老總真的被敵人截斷後，中條山的我軍，仍不緊要時的打下去，在同蒲沿線，在太原去爭取我們的給養。——當他忘記着出門時，他太太臉的愁着，又自己反問說：「一定有人要這樣疑惑的問了防守中條山的我軍，怎麼不衝入去呢？」因為上面對於消滅同蒲沿線敵人是有一個計劃的，最短期內整個戰局當有重大動搖，我們當配合着這整個的計劃，給敵人以重創，——我們僅為保衛中條山的將士祝禱，并期待着這樣大的勝利到來。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襄 隨 棗 線 上

(一) 襄樊，沿着奔放的襄河順流直下，過了河口，約半天的功夫便可以瞭見雄崎在兩岸的；這兩個有着歷史價值的城市，襄樊城那偉俊的城牆，雄視着江心的纓樓，與

隔江密接的瓦屋街市，遙遙相對，充分的顯示出這兩個地方不同的重要性，軍事的，和政治的。襄陽古來屬於荊州郡，襄城，兩千年便是軍事上所必爭之地，它控制了武漢三鎮，這兒出生過兩千年來唯一的軍事政治家——諸葛武侯，他隱居於隆中，距離襄陽三十里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也曾出生過不少的名士和英雄，更有着數不清的名勝和古跡，如今則是中國屏障西北的長城，護衛了陝西和鄂北，自從展開全面抗戰以後，於是它又重新恢復起舊日的軍事地位，而成爲兩年來敵我爭打的戰場，不久以前，敵人的夏季攻勢時，襄陽曾一度陷入敵手，當時我軍在城內不足一營人，全數犧牲，與城共亡了，但僅僅一週之後，便爲我軍所收復，因爲我軍猛烈的反攻，以至觸怒了這些侵略的禽獸瘋狂的發洩了牠們殘酷的獸性，而遷怒於城裏沒有反抗能力的老百姓，成千成萬的人被屠殺了，無辜的婦女被姦淫了，十分之九以上的民屋燒燬了，於是這座有着歷史價值的古城，整個的燬滅於這三帝國主義的強盜手中，在我軍趕走了這些禽獸，進入城中時，儘有滿天的火光，和遍地死屍而已。

這一次屠殺中，尚有一部份不及逃走的老百姓，於無可奈何中，只得藏身於防空洞內，但是敵人是那樣的匆忙，連搜索的時間也沒有，於是安全的躲過了這一劫，直到敵人走後的幾天，才被川人所發覺，許多已餓得半死了。但是血的恥辱，須得要血洗刷，血的仇恨須得要血來報復，一次的教訓，僅是增加一份的覺悟而已，襄陽的老百姓已是醒起來了，他們要報仇，他們要雪恥，他們不復再屈服了，僅在一月之後由於軍民的合作，重新繁榮起來，這座古城虎口餘生的人們，不斷的從後方，從山林裏回來，沒有了房屋，沒有了住宅，於是在瓦礫堆裏，用樑桿，用稻草搭成了簡單的草房，在街傍，支起篋棚，照舊的生活着，交易着。民衆的力量，才是偉大的，敵人只能消滅他們的物質，消滅不了他們這樣勇敢的鬥爭精神，另外的一個地方，屬於襄陽的第一大鎮，鄂北的商業中心，——樊城，從前商業和交易，是集中在這裏，這一次浩劫中，雖然未曾直接被敵人的蹂躪，而大砲的轟擊，和飛機的轟炸，終於也毀滅了它一大半，敵人偷渡襄河時，炮火的威力，曾集中向這兒整整的，個午後，和一個夜晚轟擊，一半的街市，尤其

是熱鬧的河街，完全變成了瓦礫場，可是老百姓不久又把它建設起來，仍是和舊時一樣的安居樂業了，各個地方各個街道，又重新的繁榮起來，新的商店銀行和戲院，不斷的如雨後春筍復興起來，另外長官司令部和孫集團軍捐助了大量的款項，分別組織起賑濟委員會，來救濟這些無告的人們，同時計劃着重新恢復和建設起太襄樊，同時我們的政工人員，也充分利用了這人人切齒的機會，來組織和訓練民衆，的確，兩城的民衆現是堅強起來了。

(二) 襄陽，兩年前的中華民族文化，集中於黃河流域時，中原地方曾是建立國家的根據地，這裏也曾出生過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在民族革命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是漢室的中興皇帝漢光武劉秀。濉見城裏，巍立着的塔子，道傍一個七八尺高的石碑，上面刊着「漢中興主光武皇帝故里」幾個大字，南關外，也有一個明萬曆年間所建立的古帝鄉的石碑，這些，都充分的顯示出這地方崇高的價值，泉村，距離襄陽四十里，是漢光武出生地，此山明水秀的地方，頗饒江南的風味，然而敵人的蹂躪，並不會放鬆

了它，車站過去是極當繁榮的地方，如今雖比較完好，但兵災後，也冷落起來，僅有幾家旅館還存在着，但幾乎沒有一家有完好的家俱，破壞。似乎是日本人的天性，沒有一件東西被他們放鬆過，一進城，便可以看得見敵人同樣不會放鬆這座古城，過去繁華的街市，也和襄陽一樣，只餘下瓦礫一片，沒有一間完好的房屋，老百姓在瓦礫堆裏恢復起他們商業，貨攤和草蓬，密密的排列着，貨物如山的堆積着，人們來往的踴躍着，交易着，並不會因為沒有房屋，便停止生意，因為過去一次，敵人佔領襄陽時，不曾殺人，所以這一次許多老百姓，不逃走，於是在敵人崩潰之前，便造成了這一次空前的大屠殺，四鄉至少有數萬人慘死，婦女更沒有一個倖免的，敵人中間流傳着一個口號，「六七歲的不嫌小，六七十歲不嫌老，敵人組成了三個恐怖的隊伍，即「紅旗隊」，專司放火，「黑旗隊」，專司殺人，「白旗隊」，專司搶劫，另外奸淫則是每一隊都有的責任。一位福音堂的傳教士，告訴我們，他曾目睹六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被奸死，而在他們退却時，把他們寧避避難的一百二十個中國教徒和外國教士，都一起帶走，直到厲

由人才放回來，自然，不用說，所有的錢財和衣物，是儘括光了，接着，漢奸和地方駐匪交代之而起，直到軍隊攻城時，地方才陸續肅清，城裏秩序，恢復了幾天以後，屍屍還沒有掩埋完，記者到此，還有幾條狗，裏發現幾具腐化了的屍屍。敵人的殘暴，且使得老百姓們深深的覺悟到，只有把日本鬼子趕走以後，才有好日子過。同時逃走的人們，在山野裏受冷受餓，吃盡了苦頭，所以現在大家堅決的表示，敵人再來時，決不屈服，不逃走，打他一個落花流水，縣長郭先生是四川鹽縣人，從前是湯濟軍的團長參謀，平日利用這萬衆一心的機會，組織起某支隊的游擊隊，有好幾千條槍，輔佐着正規軍，不讓敵人再越雷池一步，八月裏，換防來的孫集團軍，和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展開了復興襄陽的工作，政治工作在這裏也充分的活躍，襄陽縣動委會，三十多個青年宣傳隊，孫集團政工大隊，戰警政治大隊第一隊，共同的展開了宣傳民運、和組織的工作，襄陽的復興，也正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先聲。

(三)孫集團軍。這是一支堅強的隊伍，是中華民族的「馬奇諾」，是鄂北的長城。

，在孫總司令領導之下，於二十六年由四川出發轉戰於山西，魯南，安徽，江蘇之間。徐州突圍以後，來到鄂北，辟陸川陝，便是他們的責任，在這條戰線上，整整的和敵人打了兩年，充分的發揮了他們的威力，使鄂北固若金湯，使敵人沒有絲毫進展的機會，數十次的血戰，消滅了敵軍中不少的精銳，有名的板垣師團，便在這兒折成了他自己的墳墓，這些都是西川的健兒們，用他們的血肉，築成了這道堅實偉大的防線。使敵人不敢正視，整個集團：包括某某和某某兩軍，一共五師，他們僅有簡單的配備。服裝和設備，都顯示得非常可憐，至少在外表上，他們彷彿是沒有多大的作戰能力而不堪一擊的，然而他們有堅強的不屈的精神，有豐富的經驗，有長期戰鬥的訓練，有良好的指揮，於是三年來，便在民族革命史上寫下了道光榮的一頁，從他們到達鄂北以後，一直擔任隨縣襄陽防綫的任務，即敵人進攻的策略，就是企圖要打進鄂北，進攻陝南，切斷川陝鄂交通綫，他們英勇的防禦着，在每一寸土地上洒遍了鮮血，縱然武器是相差懸殊，敵人確不會越過防綫一步。兩年來，成千成萬的健兒犧牲了，在後方却不斷的在補

充着，這用不完的力量，便使敵人的泥腳越陷越深，兩年來鄂北的老百姓都依靠他們爲屏障，軍民之間的感情，是非常的融洽，他們曾充分的援助了老百姓，而老百姓也充分地援助了他們，關於一切和軍事有關的工作，破壞公路，修造橋樑，防止漢奸，……完全是老百姓自動來完成，另一方面，在戰事平寂的時候，在田野裏，也隨處可以發現我們的士兵們，在代他們耕種和工作，在清明的秋之黃昏，晚霞如火的照射在天邊，樹落裏，樹蔭下，圍聚着做完一日工作的人們，夾雜着爲他們流過血的健兒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親密談着，玩笑和歌唱，他們是這樣和諧，和諧得來如像一家人一樣了，孫集圍軍，不單是完成了抗戰的任務，而且也正在幫助老百姓們復興和建設鄂北的，他們的防線，從某某起，一直伸展至口百里路，總部是設在襄陽城外某某灣，若干個軍官散居在這些分散的民房裏，堅著撲實防生活着，某某軍部，設在某某鎮上，這兒也曾是相當繁榮的一個鎮市，如今完全毀滅在敵人砲火之下了，某某軍部在某潭，五個師分配在這條長長的戰線上。最近因爲敵人是用力集中於越南方面，在這裏

匪勝平諱，給與他們以休息和補充的機會，這些軍民家屬的健兒們，唯唯其自己的故鄉，而拋棄了自己的妻子，抱着有敢無我的犧牲決心，堅苦的生活着，不斷的鬥爭着，在砲聲烽火之下，担負起復興國家民族的偉大責任，是多令人欽敬。前線因交通不便，在戰線裏的健兒們，是有意想不到的艱苦，他們缺乏醫藥，缺乏服裝，……他們能忍耐，終斷搖不了他們必勝的信心，而這千萬個心結合在一起成爲的計個極偉大的擁護力量，作爲父母之邦的四川人們，是不應該有一秒鐘忘掉了他們！這在數千里外浴血抗戰的一羣。安然生活在後方的人們，更不應該忘掉這道血肉的屏障，應該用我們的全力去援助他們，去接濟他們，棉衣，書報，醫藥，食物，便是這兒缺乏的，尤其是應該使他們家庭，妻室兒女的生活的安定下來安慰他們。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

康川軍司令部

皖南江防的四川健兒

——記潘文華部之英勇戰績——

川軍在皖南江防，自首都失陷至現在，敵雖屢次企圖一逞，結果均被擊潰，這堅如鋼鐵的障地，保衛着皖南四里安如磐石。記者歷險來此，視察結果，足為讀者報告如次

「貴池形勢：」貴池，乃古池州，以貴池水得名，距揚子江岸五華里，每當春夏水發，城三面為池水包圍，僅北門一路可通陸地，登城南之濟山，望水光波影，極饒情趣，貴池水直瀆入揚子江，接連城之西北處，分四支池口，上下江口，烏沙，夾出口。湖藻港灣縱橫，城東西北三面皆農田，專賴圩堤保護防水，上接東流，下聯銅陵，后聯青陽。為安徽省第八區專員駐在地。最早，唐杜牧，宋包孝肅，均為池州刺史，城北有孝肅井，城西師範學校為古「杏花村」，卽杜牧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處也。又宋高宗南渡時，岳宗武曾駐兵於此，城南濟山上之「翠微亭」，卽岳詩：「騎馬

將得上翠微一所指之地。市區建築古樸，新式房屋極少，在首都淪陷后，人民多數逃避至此，市場稍覺繁盛。

「川軍誓不生還，」川軍在這裏，係口口集團軍潘文華司令所屬的一部，由陳鳴謙軍長指揮。川軍將士參加抗戰，由北而南，轉戰萬里，離開他們的故鄉，已有一年餘了，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將倭寇驅出國境，誓不生還的氣概，在這里，他們的兵力約口口團，派遣一個支隊，（約一團）到當塗與南京附近担任游擊，他們在江防守備的防線，右面從大通，荻港，沿着揚子江右岸經邵港，貴池，烏沙夾大渡口至東流，防線寬度約五百華里，他們並不認為是防寬兵少，他們認為要這樣配備，才能減少敵人密集砲火的損害，當敵人未進「馬當」以前，企圖沿着蕪湖，由南岸進展，奪取貴池再沿皖贛公路威脅南昌。

「敵人首遭痛擊」，從六月七日起，敵人配合飛機十餘架兵船十六艘，欲經大通上犯，先以飛機攻擊，兵船後他試探江岸情形，連續三天，步兵始登岸上攻，敵人之胆小

可見，於是橫港，羊山悅州，南江一帶防地吃緊，陳部當派兵兩團逼攻馬踏等及七里溝，以解敵人主方向杏陽河之圍，於是紛紛出擊，每個殺氣騰騰，勇氣百倍，到激烈時，皆揮出馬刀，與敵人肉搏，繳戰至三晝夜，指揮部復抽調潘團趕到，乘大雨黑夜中，將不熟地形之敵人一氣逼回江邊。

敵兵死尸滿江飄流，二十三日，我又抽調廖旅一部增援，遂合力一攻再攻，便將登陸敵人，完全趕下河去。是役，我傷五百餘人，某團之連長九人全數殉國，而敵人傷亡則數倍於我，計擊沉敵人小汽艇二十餘支，斃敵九百餘人，傷者數百人，浮尸滿江。順水飄流，我并俘虜敵兵二十餘名，獲重機槍四挺，步槍數十支，旗幟彈藥及軍用品甚多。當時陳軍長，潘汝必師長，以損兵折將，引咎自請處分，口司令長官，以他們以少擊衆，并斬獲甚多，不特不予處分，并嘉獎洋一千元。

一敵人又怕又恨，敵人經過幾度打擊以後，已不敢輕動。在皖南江防的川軍面對着大江，每有增援九江湖口的敵艦，必發砲轟擊，以擾亂遲滯行進。會擊沉敵運輸艦若

千支，敵人又怕又恨，故每次岸上發砲擊船時，敵必即以飛機兵艦發砲轟擊至一二百彈，但於我江防的砲兵空地，始終無法摧毀。

「可憐戰士無衣」，在皖南的戰士們，他們對於故鄉，非常親切，凡有由後方來的人，不管認識與否，只要聽到你是四川人的口音，便會很親密的來問你四川故鄉的情形。的確，他們對故鄉，有一種想往，但沒有回去的念頭，有，待把敵人打走再說，他們生活很艱苦，到了五月，還是穿着棉軍服，在酷熱的戰壕裏抵抗暴日，而轉瞬秋風漸涼，他們又有飽受傷寒的危險。所以：熱了，便將軍服的棉花撤了，做夾軍服穿，到了五月，又將夾的改做單的，到了六七月，春季軍服雖然到了，而又漸漸的秋涼了。他們這樣生活着，戰鬥着，後方的人們，將作何感想？

二十七年八月十一日

麒麟峯之役

川軍王陵基部在江西戰場，千鈞一髮的當兒，麒麟峯一役，顯露出特殊的戰鬥力，表現出很堅定的意志，與勇猛頑強的精神。穩定瑞武線，擊破敵人此次由馬迴嶺向奔左側轉移計劃，殲滅敵人岡本中村宮崎等部隊，使目前由武昌撤退至湘省的部隊安全後移，不使遭受到武（寧）長（沙）公路的中斷，感受敵人的威脅，敵我現有的部隊仍然相持於修水河南北岸津口，中橫，龍虎渡，柘林一帶。每當清明的早晨，邊可在武寧聽到球零的重砲聲，雙方都守住原陣地，沒有向前推進，當敵人一零六師圍松浦少塘，青木敬一旅團長向西轉移攻擊王家舖時，我商口部之李營正固守後血山，此山為公路交叉點，敵人用全力向後血山攻擊時，李未受命即行退却，（該營長已槍斃）該山被敵佔領，復向西壓迫，一小部從瑞昌南下，夾擊麒麟峯等地，斯時川軍劉若弼師在天塞山，巨遷岩，白水街之線部防，即奉命抽調羅忠儀旅增援，向西強奪麒麟峯，九月二十四日，敵

忠 勇 川 軍

廿七

接觸，展開血戰，敵方為山下泥成旋團，與華北駐屯軍相聯，成軍海連線，飛機掩護之下，猛撲我陣地，至以未得逞，突擊隊潛佔麒麟嶺北麓，川軍旅旅山協回，復擊口口師襲擊，往復衝擊，犧牲甚大，戰至二十八日拂曉，傷亡過半，仍未稍歇，敵情異常危急，因該地為全線鎖鑰，倘被突破，大勢將難挽回，我方血決心，全力與敵死拚，於故復抽調六營兵前往，陸續加入麒麟峯，我軍在敵飛機毒彈下，血戰肉搏，奮勇衝鋒，敵向我陣地猛撲，幾經危殆，幸賴王總司令指揮得力，官兵抱必死決心，誓與陣地共存亡，更於二十九日午後二時，我忠勇將士們，痛定思痛，重鼓餘勇，長著劍，浴血奮戰，遂將頑敵摧破，而攻奪該峯最高點，斯時，敵方所有工事均被擊毀，遂將這處堅固工事，在血肉上頑抗，我軍見敵已不支，遂不顧一切犧牲，向敵之一處深溝撲去，刺殺後四時許，始將敵人擊向西北方面潰退，惟當潰退時，遂所以煙幕彈毒氣掩護，以擾亂其隊，於是川軍克復麒麟峯已失陣地，挽回江南戰局，獲得光榮的偉績，計此次戰役，經時一週之久，我方雖唐兩旅，損失士兵一千餘名，官佐五十餘員，次月王總司令立派拖

埋屍。附近施行掩埋工作，請出敵方遺屍累累，約千餘具，并於林中發現一屍坑，
傷敵逃走時，將所有重傷官兵，共集在一坑，用火燒灰，以掩其死傷之數字，內負傷官
兵在火坑中多感難受，向外爬走，因為不能行動，終於燒殺盡死，頭部均向坑外，其
狀至亦可憫，由此足證敵人之殘暴，拿士兵之生命，作骨灰之犧牲品，我方是役獲敵人
大批武器，旗幟，符咒，日記，糧食，及有關之軍事計劃，軍衣等戰利品甚夥，俘虜敵
大學生湯田良仁一名均已押解送交戰區司令部，蔣委員長特嘉獎劉若弼師長個人五千元
，並記大功一次，以資激勵士氣，然劉師收容已不到五百人矣，因此川軍王陵基部，至
今尚保存着他光榮的戰蹟，於殘破中向敵人抵抗着，作持久戰鬥。

王陵基會見記

在長沙附近一個鄉村裏，有一戶農家，三十集團軍辦事處長史永言引導着我經過迂
迴的圍場，會見了王陵基將軍，黑色的眼鏡，與川南的口音，是他特徵，王將軍剛從戰

馬上回來，爲國辛勞，風塵滿面，他那種，剛毅，勇敢，直率的態度，是與在四川同一的威嚴，記者見面便首先表示代表本報向王將軍致敬，他是揣武線上一條堅固的長城。王將軍的容顏上發出一種親切的笑容，歡迎記者入座，首先表示他對於抗戰的決心，從他的神態中顯示一種中華民族的戰鬥精神，并繼續告訴我該集團軍從四川出發，在

沙南分兩批步行，經岳州，泊羅，至武漢前線，未幾即投入戰鬥，以各項欠缺之川軍，又無經驗，處於岷山遺棄之境地，復有潰退之勢，始欲復振，重整聲譽，一直至現在。損失已去三分之一，復因江西水旱不合，全部無一不病，現敵人已向北推進，武寧較爲穩定，該軍奉命整理，補充訓練，從事北整爲零，收容殘破云云，「王將軍對於整訓辦法如何？」記者插問，「現在戰事是持久的，我們主要的，是極積極整理補充，同時將整編充足之一部，放置前方，繼續抵抗敵人，後方加強訓練，對兵士及下級幹部，多灌輸抗戰意識的政治教育爲原則，并加強辦理兵站護傷，師醫院捨架隊，軍風紀方面，我特別注意，以取得民心，鼓勵抗戰，前在武寧時，有機槍連長韓某

，連命拉夫，已實行槍決，王將軍說至此，特別加重語氣，那種嚴肅的態度，不失其在川治軍多年的本色，至於敵人目前，雖已進據武漢，但在德安一帶，都受到嚴重打擊，不敢再向南進，我們抗戰，是持久的，消耗敵人的時間和火力，所以在前方有些將士，遇到重大犧牲，便用電話向我請示那辦法來，我的答覆，「打完」就是辦法，軍人的任務，就是保衛國土，犧牲到底」，王將軍奮然道出他對抗戰的決心與信念，王將軍對於敵人的觀察，是終歸失敗，他對於江南戰局非常樂觀，當記者向王將軍告辭的時候，敵機正從頭上經過，他對記者笑嘻嘻的說「歡迎你到最前線去，聽五十生的大台砲，十二生的小加農，空中隆隆的重轟炸機」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赴武寧前線

正當敵人突破箬溪，向通山，黃石港，鄂城進攻武漢的時候，記者便從長沙經修水

向武漢方面進發觀察，圖重運長沙時，由武昌撤運下來的重武器，及坦克車正向日口地運去，廣播中得到消息，我方爲保持全方，長期抗戰計，已於二十五日有計劃的自動放棄武漢核心，該處今晚四處起火。一雖然是一種安全撤退，自動放棄，也是興奮國人參加抗戰的針砭，我們要知道武漢核心雖然放棄，在武漢的外圍，尙有很強大而雄厚的兵力包圍着武漢四週，作更進一步的天濺滅戰。長沙，平江，修水，武寧，爲長江南岸武漢外圍線，在目前已成爲主動地位，反攻敵人的據點。記者僅將沿途所得印象及觀感作概略的分述如下：敵人此次由馬迴密向我左側進攻之時，我方全無備武公路來增援和接濟，該路從長沙至龍關長約一百六十公里，異常平坦，稱全國第一模範公路，植着濃密的樹木，在不時可以保護路基，增加生產，培植風景，戰時他便成爲優良的隱蔽物，減少敵機追擊車運糧食的危險，在平江附近，有很多新植樹苗，途中行駛的車輛，除早晚開行外，中午就得停留暫避在這樹陰下，我們乘的是汽車兵團的車，司機生多半是青年，滿臉那種生氣勃勃，天真瀟灑的神情，夜以繼日的奔馳在民族抗戰的大路上，並不感

覺疲勞，技術方面也相當的純熟，我們這輛車，行在平江前十五公里的半途上，前輪突然炸裂，幾乎全車傾覆，我便乘此機會，到一所村莊去訪問當地的老百姓，的確，湖南民衆對於政治認識，比較他省透澈，國家民族觀念也較深刻，所以他們一看見軍人，總是笑盈盈的奉上一些茶水，還可以幫助你弄飯吃，不過現在因為淮河斷絕，川鹽運送不便，^{二十二}感覺有淡食的痛苦，過長壽街，傷兵已漸次增多，街上有三個後方醫院，差不多都是住的用完負傷戰士，以前因為少數傷兵，不守軍紀，佔搭客車，發生毆傷乘客等不良現象，^三委會特頒紀第三巡視團特佈告：嚴禁傷兵滋事，并派執法隊駐守該地，彈壓惡風。鎮上居民，因感敵機狂炸長沙之慘烈，正紛紛遷徙疏散下鄉，午後六時，過龍門廠，^四入江西境，人煙漸稀，古道蒼茫，車在崎嶇草中緩行，此地多橋梁，陡坡凸凹，更有高至十餘丈者。螢火在草莽中閃耀，戰睦的江西是淒涼的，夜九時抵修水，山谷中戰事正在晚操。

（修水一日）修水是鎮毀，割斷，武寧的公路交又點，縣城地處兩座高山之間，雖然

已離最近前線，敵機很多前來轟炸，所以他還可以暫時保持安定，這裏是王陵基部統
 後防，同時是收容傷兵的太平營，有一千多苦於瘧疾的官兵，在這兒療養，王陵基部對
 於傷病兵醫藥，是很注意。這裏從清晨起，整天都有敵機從頭上經過，人們都不大理會
 他，大胆的工作着，王部的高級將領張致和，張挺生，于淵等都在這裏會見他們對於抗
 戰的認識，各有不同，張致和認為目前抗戰中，單是軍事的，民衆不能全體動員，尚嫌
 不夠，比如當他們駐紮瀘時，而運茶水都找不到，谷米無人收，民衆逃光了，張挺生判
 斷敵人決不在攻武漢，于淵說中國抗戰是長期的，我們愈打愈進步，敵人愈打愈退化。

二十三日的午後，我們便問王總司令，張師長，同乘汽車，向武寧前線進發，前線
 愈進，人煙更稀，公路已經初度破壞，準備應變清野，焦土抗戰：車行至山谷夾道中，
 兩旁村落荒涼，山形交錯，十室九空，老百姓多逃至山中，過修河三都渡口，已日暮黃
 昏，車急行至普田村，距武寧城約二十五公里，已全部破壞，必須步行，王總司令便改
 乘肩輿，我則與一衛士緩步前進，不到一里許，天已黑盡，破壞的公路，迂迴交錯，崎

艱難行，兩旁蔓草沒頂，虫聲唧唧，螢火迎面飛舞，山風侵骨，星光在山色中閃耀，呈顯出一種幽靜淒涼的景象，燒毀的房屋，不時透出一陣死人的臭味，八時許，到了茶坪，「做條子的」？一種粗野的川軍警戒哨的聲響，衛士答覆了他：「王總司令」，哨兵執風雨燈，在面上拂過去，「放行」，又經過約有半里，從泉水的溪溝裏踏過去，黑夜辨別不出什麼地方，大概是山脚的一間草屋內，觀副官長，引我到另一間招待室裏，據說：昨夜有一位美國大使館的參贊也會住在這裏，考查美國援華的醫藥分配，我就在這兒疲勞的昏迷中睡去了，一覺醒來，山間上在吹奏着號音，據說是防空監視哨的警報，敵機來了。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成都女兵在前線

四川省婦女戰地服務團，於三月裏，由成都出發，於上月廿四日抵青陽，記者得於前線晤見該團領隊蕭玲女士，承她向記者報告沿途經過，及近日在青陽工作情形甚詳；

「南昌途中」我們是四月二十四日抵青陽的。在九江到南昌途中，我們曾在火車中同那些乘客們談話，唱歌，我們係用各種方式向他們接近，這裏乘客并不多，但是各式各樣的人啊，她們對我們有些驚異稀奇，四川的女孩子已跑出來了！當我們和他們個別談話時，從她們的眼裏可以看得出來，她們對我們却是非常感佩，而且熱情的，尤其是有些婦女們。車抵南昌，軍部派卡車來接我們，在卡車上，團員們的歌聲又起了，我們好像離不了歌，歌唱可以吐出我們心頭的一切憤憤，團員眼給我們以工作的興奮。經過大街，市民都注目驚視，可憐車子太慢了，不然我們又好來一個歌隊了。

「汽車洗澡」在南昌只參加青年會救國協會，即首途過青島，其苦索的汽車故障，我們走時大約沒有敬菩薩，出南昌三百多里路時，突然車輪爆裂了，我們全都滾在水田裏去了，汽車洗了一個澡，我們也游泳了一次，可是起來後每個人都成了泥和尚，幸好皇天保佑，沒有受傷，汽車是一架有名無實的蓬車，我們和泥沙與灰塵鬥爭，沒有座位，我們蜷縮在行李上。抵景德鎮已晚上十二時了，第二天到傷兵醫院去，那邊有十分之九是川兵，他們聽說是四川的戰地服務團來了，高興得很，只唱了幾個歌給他們聽，他們怎樣也不讓我們走，爲了時間，我們不能不走，沒有演戲給他們看，團員們都非常抱歉。

「碰着胡蘭畦」這天抵屯溪，這裏正在辦難民募捐會，所有的旅館，都住滿了逃難的同胞，我們只好住在離車站很近的聲明小學，去交涉時，聽說另有一個戰地服務團也住在這裏，此時他們都沒有人在，晚上才知道，住在我們的對面的，是胡蘭畦領導的戰地服務團，她們是屬於十九集團軍，到屯溪參加募捐會。演劇轉來，馬上便要回去了。

第二天清早，同胡蘭畦見面，談到彼此工作上的問題，交換了一些意見，隨後我們也要去了，這天雨下得很大，在車上滿臉是泥，抵岩寺，新四軍葉挺的部隊住在此地，會着他們的戰地服務團的團長朱克靖，他馬上召集了該團團員，開了一個簡單的歡迎會，留我們吃了一頓飯，他們的團員有二百多人，都是從各地流亡來的大中小學生，現在正在訓練期間，是二十四日午後十時左右，我們抵青陽，住在青陽城外八里的第二十三集團軍招待所，這是全縣的有名的江百萬家裏，城外風景很好，一個沒有常住鄉間的人，真覺得是別有天地了。

「青陽的工作」第二天這裏的高級長官，招待我們休息了一天，我們已開始了調查工作，今天，我們這一個村莊，兒童識字班，和歌詠班開課了，三天後婦女班可以開課，最感困難的是課本少，交通不便的地方，是不易買出更多的適當的課本。明天我們發起了領團樂會，邀團部長官參加，我們的劇中有「中國的母親」，「打鬼子去」此間無線電台職員參加「放下你的鞭子」，我們參加「香姐」，他們是用國語演出。我們在這裏

大約住有一月後，即赴各戰線去工作。

二十七年五月八日

風腥血雨憶信陽

戰爭是人類殘暴的行爲，而倭寇是殘暴行爲中更殘酷者，已往的廣洲，徐州，武昌，漢陽，都是活鮮鮮的暴露着非人類所能想像的萬惡手段。千萬無辜的同胞，非戰鬥員，毀於敵機炸彈下，那血蹟，繪出了悲慘的一頁獸行實錄。信陽，已陷入敵人的包圍中，敵騎越過信陽東邊，向平漢的柳林竄擾，我抗敵將士，衝鋒陷陣，視死如歸之決心，深信敵人難越我精兵防守之實據外圍；讓他南下。然而信陽已在敵人不變作風的公式下，遭受了慘烈的狂炸。

「荒涼的城」，三日午夜，火車抵信陽站，自己扛着行李，開着電筒，向城內走去，全城在自然燈火管制中酣睡了，像死了一樣，血腥死氣熏人的臭氣，籠罩了全城，從電筒中看去，一片瓦礫場，貓狗在屋裏慘厲地怪叫，帶着火藥味的陰風，不斷在四週狂嘯

我們向漆黑的途上，摸著前進，踏過血漿的尸塊，炸彈的破片，去尋找旅館，好不容易才找到十家「達達」客店，一間房屋，燈火如豆，只一位老者在此守着，他引我們走到古廟似的樓上，房裏狼藉着糞尿，中間僅放着一張開板床。我們已疲乏，倒下便睡，在昏迷的眼光中，看見老人的身邊，帶着一張白布條，上寫着「難民證」，我便問：

「這裏只有你一人嗎？」

「是的，城裏人都跑光了，剩白天還要走到鄉下去躲飛機呢。」這口腔聽來是湖北佬。

「一有水和吃的東西沒有？」肚子逼着我發問。

「先生：人都跑光了，那裏還有吃的呢？水，還有一點。」

老者蹣跚地下樓去，打水後，轉來笑盈盈的說！

「有粉條。」

「好！來一點。」管他餓不餓食，三碗臘肉沌白蘿蔔的湯粉，吃來簡直是無上

的佳餚，老者隨向我說：「先生天亮了得走開，就是濃厚大霧的時候，飛機也要來，因為這裏隔水線太近了，」我們都非常感謝他的關心。天明後，我們走到鄉下去，在路上遇見三個血淋淋的傷兵，搖搖擺擺的，趕到一輛交通車的旁邊，滿臉的污泥，鮮紅的血，這一點一點的滴在地上，「老鄉有車上去嗎？我們回到戰壕去拿錢」，傷兵問着司機，聽口音，知道他們是四川軍隊，「你們怎麼不到醫院裏去呢？」記者很奇異的問他們，他們却愁着臉，又很悲憤地回答說：「那個管你啊，自己得漫漫爬出戰壕來，避開火線，沒有錢，又得回到前方去找長官。」我心裏泛起一種難受的酸楚，負傷戰士的救護工作，到現在還沒有改進，在後方，隨時隨地都矚着慰勞前方將士，救濟傷兵……在前線却不太實行。

美國旗飄舞，太陽毒辣的照在頭上，眼見游勇散兵，三五成羣的下來，經過罹災區域，全城簡直成了一片瓦礫，同連的一位兵士向我說：「當被炸的那一天，敵機七十二架，像下雨一般的投彈，後來轉城裏，遍地是死屍，有一對新婚夫婦，丈夫遍體炸傷

行將氣絕，妻子前胸，和手臂也被破片擊傷，他一看見我，就向我叩頭，哀求救命。這時，恐怕只有我一人在這烟霧滿天、熱血塗滿的街上走，我也是逃命的啊，僅得用我的哀心和同情，安慰他幾句而已，兩三天後，才有人來收殮這些死尸，這對夫婦因受傷不能行動，又接連遭一次轟炸，給炸死了一，走過很多的市街，都是淒涼悲慘，大有置身於古戰場之概，在右側瓦礫中，禮拜堂的屋頂上飄揚着一首鮮明的美國大旗，上面有很多敵機掃射過的彈痕，屋角神父的住宅，耶穌的禮堂，都給炸塌，敵人不顧國際公法，田此可見一般。

「槍斃兩漢奸」，過河，距信陽城十里，在曠野山頭間，找到一家村莊，門口插有枝紅矛，原是當地紅槍會的武器，農民都武裝起來了，成爲了游擊隊，我們在村子前把衣服當成被褥，以谷草掩蔽着，倒頭酣睡，敵機不斷轟炸信城，本日は是十餘次，入晚，敵機去後，回到火車站等車，兵車不停地飛馳過去，客車沒有一輛，整夜在鐵軌上坐着等候，露和霧在衣帽上結成水球，沿着帽沿滴下。雞叫了，仍無客車來，敵機可又來了

這時西邊的砲聲，更清晰可聞，從火線上下來的傷兵，比昨天更多，這裏太危險。一時跑避不及，也只好躲在鐵道旁一個小村子裏，從清晨一直到午後四時，才解除警報。敵機共計六十八架輪翻前來轟炸，高射砲對他功效很微，中午十八架，是意大利式的飛機，當飛在頭上，從虛葦中望下去，散開了！「賤賊」的慘厲投彈的聲音，震動了四週，可怕的力量，威脅着靈魂，閉緊眼睛，只有等生命在片刻間結束了，一時轟轟轟！，震耳的響聲，繼續又是拍拍勃勃的一片爆炸聲，信城邊的濃煙起了，我們互相凝視着，很久沒有表情，烽火連天的信陽，除掉照飛機，聽警報，一點工作不能進行，僅僅是懸帶緊張，反覆的壓在人們的心坎上而已。傍晚轉到車站，心稍安定，警戒甚嚴，車站傍邊，有兩個喪心病狂的漢奸被槍決了，有人主張把兩個身上的油，取出來燃着火炬，把信城的黑暗照出光明來。

「冒險圍漢口，」火車站長告訴我：「今天可利害，平漢鐵路，從鄭州到孝感十一站被炸，通車太困難，」心裏忐忑起來，這時月台住滿了女同志，難民和傷兵，一輛微

偉的車子，在七時半開來了。我僱搭車去。兵士們爲防止漢奸，要趕我們下去，幸經好言解說，和一個班長，才允許我們留在炭房上。這時我身旁坐有兩位負傷戰士，很同情我嘆息地說：「這個時候，中國人還要打中國人嗎？」抗戰的前方，不應該有這種現象，一車在夜間行駛，過柳林，甚安全，次晚從洛陽進警報中，回到了漢口，纔知道柳林站，就是當夜被敵騎佔了，假如車連過兩點鐘，這支軍人可就完了。

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

川軍涉水戰黃梅

七月裏，黃梅廣濟戰事當吃緊時，在蕪黃交界的大別山脈裏，開到了一支軍隊。兵士們每個人都是黃黃的面皮，瘦小的個子，赤着腳，穿着草鞋，看來精神都不十分飽滿。

，儘管他們也和其他部隊的士兵一樣，把山裏的老百姓「老鄉，老鄉」的叫得異常親熱，然而他們滿口的土語，方言，老百姓却十有八句聽不清楚。一這支軍隊是從什麼地方開來的？」老百姓最初都十分詫異的猜想着，後來，看到他們每個人都會打草鞋，吃辣椒，而且話頭話尾愛帶上個「日媽」「老子」，於是大家纔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從遠邊開來的四川軍隊，然而見面時，覺得他們很和藹，容易接近，却把他們叫着「四川老鄉」，他們整天去爬山，在山頂在山腰上，鑿成了無數的地洞，和數十里長的土溝，於是，他們的軍隊分成了兩部，一部留守在山後的村莊廟宇內，一部就駐紮在山頂山腰的地洞土溝裏，而且三天兩天的輪流交換着，四川軍隊開到大別山裏來，本來負有一種重大使命，他們的使命，就是要堅守這塊山上的陣地，并且要找尋機會，去殲滅盤據黃梅城區附近的敵人。「殲滅敵人」這個名詞，四川兵士聽來，似乎不十分懂得，不過你知道要告訴他們說，是去「打仗」，他們却立刻會像小孩子過年一樣的高興，的確，「打仗」這個玩意兒，他們真熟習，一個人一支槍，懷裏裝上幾個手榴彈，背後再披上一把大馬刀

，從今天打到明天，從早晨打到晚上，從這座山打到那座山，從這條河打過那條河，腰腿蹲酸了，站起來打，槍彈放完了，用大刀來幹，死，算什麼？死了就輪到地下去休息，何況根據一般的經驗，槍彈是碰不上不怕死的人的身體的啊。可是，從四川開到大別山裏來，像目前這個「仗火」的打法，却令他們有點失望了，到達山裏來，莫有做個兩件爽快人意的專，整天耍鋤頭，掘土坑，日子一天，兩天，像箭一般的飛了過去，轉眼已經快半個月的辰光，然而到現在還不曾看見過敵人的影子。「日本人」，他們不曾看見過，聽說身子矮，腰身粗，像個冬瓜，又聽說是腦袋大，走路歪歪的，一身有很長的黑毛，活像一支狗熊，更聽到一般政訓員的演說，「日本人」不講理，不要臉，不穿褲子，見房子就燒，見百姓就殺，而且七八歲的小姑娘，和五六十歲的老婆子都要強姦，於是他們更疑惑「日本人」不是人，而是妖怪，很想去捉到兩個來，看看這神妖怪的面目，或者用刺刀在他們身上穿個窟窿，看他們身上有沒有血，血是什麼顏色，血是不是熱的。希望只是希望，希望總得不到滿足，每天仍然只蹲在山頭的土坑裏，過着無聊的

日子，聽着敵人的「鐵翅怪物」，整天在頭頂上，嗡嗡的響，心裏真悶氣，於是，望着天空悠閑的白雲，使他們懷想起故鄉來了，他們懷想到故鄉的河山，故鄉的親友，他們更回想到兩月前，由成都出發時的熱鬧情景。在過去，四川一般人可真看不起當兵的，大家說，「好鐵不打針，好男不當兵」，認為當兵是下流，是無恥，可是，這次開拔出川，一般人對當兵的却非常客氣，學校裏的學生，機關內的官長，地方上的紳士，全體都來歡送，說他們是國家的柱石，民族的戰士，這些一切實際的恭維話，且不用管他，而且給每個人，送了好些東西啊，吃的，用的，到現在還用不了。再說，這次四川出來，坐輪船，坐汽車，可鬧了不少的誤界，而且各處各地的老百姓，對他們都是那樣恭敬，親熱，這種尊榮，自他們有生以來，還不曾受過過啊，真是，像目前這樣「打仗」，死了也值得，然而，什麼時候才會打啊……他們真有些忍耐不住了，就在這種極端苦悶的情形裏，八月十三的晚上，突然傳來一個命令，說是在第二天早晨，要舉行拂曉攻擊，這個命令給予大家一個莫大的興奮，山嶺上的空氣，立刻緊張起來，大家都燃

了心愿，都喜笑顏開的，忙着整理「背篋」，收拾草鞋，并且爭先搶後的到大石上磨快自己的馬刀，在八月十四的清晨，太陽還不曾爬出海面，在大門山裏的川軍部隊，已積極開始移動，大家屏着呼吸，放輕了足步，迅速的翻過了幾個山坡，走近了敵人的陣地，到達了步槍射程距離時，突然一聲吶喊的衝過去，於是緊張的槍聲，立刻震破了這山林裏的沉靜空氣，在這塊數十里路的方圍地面上，充滿了火藥腥血的氣息，敵人的機槍火力 確是猛烈，可是川軍在山地「打仗」更是看家本領，大家把身體貼在地面上，一面放槍，一面像蛇一樣的彎曲前進，就算敵人的子彈，一個，兩個的把他們打倒下去，然而這要他們中間，有一個人走到了敵人的陣地前面，全數的敵人便休想活命了，最先是舉上一兩個手榴彈，一大半敵人就得躺下，接着鋒利的大刀，又輪上敵人的頸子，敵人不死就得跑，的確，要講要槍炮，敵人還勉強可以敷衍一下，要講拚性命，敵人可真不是川軍的對手啊。戰事勝利地進展着，左翼口口師由苦竹口出擊，先後佔領了孫家壩，項家壩，南河橋，右翼口口師由兩河口出擊，先後佔領了孫家山，柘林鋪，最後兩

賀會合，攻下了沙河橋，便一直鑽過了淺淺的湖水，打到了黃梅城下，敵人遺棄的屍戶，堆滿了城下草坪，在暮色吞沒了大地的時候，這幕血肉戰爭，便也告了結束。二十九日，集團軍的許兼職副總司令，在電話上接到一個報告，「……………本日我軍出擊，前進四十餘里，敵人傷亡四百餘名，我獲機槍四挺，步槍數十支，軍用品無算……………」放下了話筒，許總司令臉上，浮出得意的笑容，同時也更堅定了對敵作戰的信心，過去不曾與敵人較身手，不知道敵人究竟有怎樣利害，有了這次的勝利，算是估定了敵人作戰的能力。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武漢撤退時

川軍之掩護任務

武漢——中國的心臟，已經被敵人刺上一刀。北岸沿江的戰士們，在烽火中，爲着

戰略關係，奉令撤退。川軍許堯卿，廖震兩部掩護友軍，作彈雨槍林的「前鋒」，旬日內，將士們沒有渴水，沒有糧食充飢，運送到十餘次惡戰，三面危困，處處受敵，馳騁沙場，奮不顧身，眼裏滿佈着紅絲，足上發出無數水泡，在千辛萬苦，重大犧牲中，始終完成任務。他們原先佈防在廣濟太湖線，敵人攻破田家壩後，陣地已經凸出，當時右翼係張淦，曹福麟，蕭之楚等部，左翼係孫連佐等部，中翼係許廖部。原廖軍於十七日奉令向黃陂漢口集中，掩護友軍撤退，於十八日拂曉，全線從廣濟河太湖後移，至西河驛，敵人已偷襲至南溪登陸，隊部在後，遂遭受脅威，敵騎砲，坦克，步兵集中騎毛山湖挺進，廖部一旅潛伏四週，靜待機會，於敵人深入我陣地時，大舉夾擊，敵即回馬滑退，遺尸七八百具，活捉俘虜十四名，并戰利品甚多；乃取得小小勝利一次，左翼友軍始得安全後移。但掩護部隊便漸入困境，各前人員雜沓，絡繹不絕於道上，許軍掩護至上巴河，而潛進之敵已竄繞此地，聞風回師向許攻擊，時後面江邊，又遭敵截斷，許軍長躬親指揮所部抵抗，於是血戰展開，與寇肉搏十餘次，並以疲乏之軍，當敵入機械化

大部，死傷甚多，在混戰間，許軍長告失蹤，殘破之軍乃由廖軍長收容，向東西界嶺，鳳凰頭，岳稜，靈鷲山，山角尖，馬安山等地旋戰旋走，將士們忍飢耐寒，星夜掩護友軍後移，草莽水霧中，亦不得片刻休息。惟足躡步履，行軍一日，終不及人數小時行程，在淋山一帶，遂又與敵遭遇，在混戰中，楊勤安師長陳維生旅長，復告失蹤，許廖兩軍遭遇此役後，已殘破不堪，傷亡在萬人以上，行至黃陂，以爲暫可安全休息，收容零散兵員，向指定地點——漢口集中，而狡黠之敵人已在橫店前登陸，將達漢口之路截斷，斯時友軍均已安全撤退，廖部則無兵交換，或予掩護。敵以飛機大砲，坦克齊頭并進，跟蹤追擊，廖部亦惟與敵週旋，奮死抵抗，又經惡戰十餘晝夜，始得向孝感方面渡環河，撲潢水至黑里舖，沙洋一帶收容。廖軍總在應城，復奉李副長官品山命令，再固守從家山至長江埠到新堤之防線，掩護友軍撤退，斯時廖因感於殘破，零碎，飢餓，疲憊之部隊，未敢受令，自請處分。又，王深濬師長在新州掩護友軍，指揮奔馳，以至撲河得脫，現亦爲國抱病，暫在後方療治，川軍在前線如此壯烈，忠勇，犧牲，令人

敬佩不置。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日

在江浙一帶的——

一支英挺部隊

——記范紹增將軍——

四川人都知道范紹增是一位粗線條作風的軍人，他是從營部出身，深能體會部屬一切情形，他治軍，有他的道理，在川軍中，可算另具作風，他對部屬比較隨便，有時就像父子弟兄一般，任隨一官長士兵都能面見他，說他自己要說的話，他也長長私自接濟弟兄們，可是一打起仗來，那股勁，却了得，只要命令一下，整個弟兄們，無不爭前搶後地去拚，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帶部下極好，部下對他命令極聽從。因為，他作戰極勇敢，甚至不顧一切往回鑽，所以，在川軍中都稱他叫「范哈兒」，並名稱，一直還存留

在四川很多人的腦中。

他有一支腿，是在湖北剿赤戰役中打傷的，直到現在，還是跛子，行路總離不開一根手杖。他歡喜打獵，有時也跳跳舞，陪都范莊，是他的公館，抗戰後，范莊便借給國民政府辦公了。

二十六年，他即奉命率部參加抗戰。三十年他率領四川健兒在廳長官指揮下，游擊江浙一帶，在新澄，分水住得很久，在紹興，餘抗，錢塘，諸暨一帶，迭建殊勳，活捉過很多的「日本人」，他的部隊，亦如在四川作戰一樣，可化整為零，單獨作戰，敵人陣營，長長受到莫可防禦的襲擊，故日本鬼子，稱他為「可怕的草鞋部隊。」在江浙，他擔任第一綫的防衛，扼守着從淪陷區通達內地的隘口，他下令部屬，對於那些從溫州上海走私的商人，特別加以保護，因為，他覺得可捨入不少淪陷區的物資。他部屬軍風紀極好，所以，當地老百姓，是非常歡喜這一支軍隊，常常幫助他們送械彈和軍糧。並且與他們就像一家人樣的隨時接近。

三十年，新四軍事件發生，在這裏有了一點誤會：

因為，當時軍委會，爲防止敵奸活動，將南方作戰隊部番號隱蔽，各部隊臂章均用代名，范部的臂章是：「英挺」二字，就是表明他是一支英勇挺進的部隊，治好新四軍的高級長官的名字，是「項英」「葉挺」，老百姓很誤會他們是共產黨部隊，後來新四軍解散了，他們還是不斷的在那兒打擊敵人，老百姓才明白，他們是四川的「正式糧子」。

范部莫有砲兵附屬，他說：當作戰前進後退時，步兵總方便些，因爲他統的是一支游擊隊（又當別論），所以由長官部撥給他指揮的兩連砲兵都請撤了回去。

他的部隊現在還在江浙第一線與敵人苦鬥，他常說：「我是軍人，將來要拿臉見四川人，不要幫起臉壳回去」這話說明了他的本色——是值得我們欽敬的。

突過城陵磯

長沙在目前抗戰形勢上，已成為敵人企圖進攻的要點，警報使長沙及粵漢路沿線各城市的人民不能安居，白晝驟飛機，就是他們比吃飯還緊要的工作。十一月十二日敵機在長沙投下很多的荒謬傳單：意思是要來狂炸長沙。遷搬疏散到內地去，暫時被免轟炸，是當前重要問題，政府方面已決定下令長沙市老弱婦孺，限定十日內疏散完竣，於是水陸的交通，都在政府有計劃之下統制了。因為我們準備長期抵抗敵人的侵略，已經在某某等處，配合着口口萬兵力，作敵人後方的正規軍游擊戰，截斷敵人後方運輸，收大包圍聚殲的實效，同時粵漢沿線，快展開四期抗戰的發端，長沙便是前衛，車船被統制以後，軍事上的交通雖無問題，然而我們準備向各方觀察便有限制和困難，且戰場分佈得太零碎了，並長沙的消息，一天緊張一天，市民的疏散，敵機每天的侵擾，把住在長沙的人心靈上，印着一種戰時的恐怖，加之病魔的纏擾，使我不得已而離開轟炸中的長

濟。汽車已經不售票，而湘西土匪爲害，只得乘隙就水去裝船，去船時間太慢，中流擊楫說不能經過岳口及城陵磯，（兩處都有了封鎖線）幸得羅參長善成，及史處長永吉的幫助，我找到一隻船，是新從漢口來的英國拖駁子，我同幾位三才集團軍朋友，在七月四日晚十二時，當大雨淋淋，秋風瀟瀟的黑夜裏，上了船，行前先到上海公寓，去會團財省政府代表袁育梵先生，打聽一下關於各方的消息，適外出，遇康紀鴻先生，關心的問我行期。「就是這時候，坐船經城陵磯到宜昌轉川，」我輕快的告訴他，康先生面孔上帶着一種驚訝的表情，把我拉在一旁，向我耳語：「剛才看朋友打電話告訴我，岳州全午情況不明，你真的要去冒險嗎？」我心靈上雖然經他一下壓榨的緊張，嘴裏仍然說：「不要緊，票已經買定了，」康先生又才從公寓門口請我上樓，寫封信便帶宜昌，并祝我沿途珍重，長沙的夜，是熱的，寂寞的，今晚却不同，天空落着秋雨，有些地方的路燈，在試驗燈火管制息滅了，黑黑的街市，僅有幾盞洋油指揮燈，街口的黑衣警士，和幾顆墜落的黃包車，更顯着淒涼靜靜，長沙是在戰雲密佈的緊張中，我從上海公寓到青年記

一者學會去告辭朋友們，在雨絲中，只見學會門前有一輛綠色汽車，辦公室裏，坐得有一位絡腮鬚的武裝軍官，和在長沙的留業長江，陸詒，張常人，舒宗僑五個人，正在一隻魚光燭下，談說中國目前抗戰的新形勢，長江他們看見我慌忙的樣子，問我要幹甚麼事？「特別來向各位告辭，準備這時候上船，」我很誠懇的向他們表示，陸詒把我拉到那位軍官面前，親切的介紹；「周恩來商部長，」一個熟透的名字，刺激着我；「久仰周先生，老實沒有機會來拜訪，抱歉得很！」我因為上船時間太匆促，沒有繼續和他長談，更覺歉然，長江聽說我乘船，他立刻問周先生，「岳州今天午後情況不勝確實嗎？」我更驚異他們有同樣這種情報，遲疑的在暗想順便聽聽周先生的答覆，「我還不十分明白」——然而他迅速的回答說：「我馬上打電話到口口口去問一問」，爲了證實這項消息，我住足待他從電話中得來一正確回答，結果是不確實的謠傳，我內心裏，比較安定一下，但是對岳州，城陵磯被敵機轟炸，及掃射船隻的疑慮，仍然是不能解除，然而我們也不願一切水的從暴風雨的夜晚，搭上這一隻冒險的船，經太古公司奉到政府的通告，所有要退出湘

水的船划，限某日離境，城陵磯封鎖在卽，這隻船，是最後的一隻船，幸得二員辦的人情，才得搭上，船是直到宜昌，艙位當然沒有，這晚上，我們靠在舵尾鐵杆上，坐到天明，等待船開，回望長沙的夜色，在暗淡的燈光下聳立於湘水岸邊，「水露洲與嶽麓山」遙遙相對，江邊帆檣的桅竿上，高懸無數的風雨燈，槳櫓的撥動，與帆浪聲相應合，成大自然的交響曲，天空雖然在落雨，仍有隱微約露的月光，偷透出雲，四周的清靜和寂寞，把長沙包圍在睡夢中，月落雞鳴的時候到了，在船上每個艙洞上，工作人員忙起來，機器響動了，於是船在無聲無嗅中離開了長沙，看看長沙市慢慢的被天水吞沒了過去，內心裏只是在想念，「別矣長沙，何時再見」，湘水北流，碧清平靜，船向洞庭湖飄去，中途發生警報，英商保險的國旗，立刻從水手的房間，飄揚在船的桅竿上，船尾其他的拖船和木船，滿植着花木，僞裝成島嶼，在午後五時飄過洞庭湖，到了岳州，經過君山時，船夥們雖知道自己的船上懸有英國旗，和法國旗兩種符號，然而日本人的不顧一切，目無法紀：外國人的產業也遭侵害，他們一樣欺心，都立在船艙上用望遠鏡看岳

州，有沒有意欲逃往，雖然黃沙灘一帶，看見那鐵橋還在，江邊有幾隻被轟炸後的木船，和兵艦的殘骸，城內冒着一縷白煙，「那邊還有火車走，不要緊」，船裏很高興的呼聲，可是一連千百間的房屋都炸碎了，岳陽樓上也好像無人韻題招飲了，城隍廟是長江與湘江分野處，成了丁字形，向下到武漢，上游至沙宜，平時來往於長江的船隻，多集此停泊，粵漢鐵路必經過此地，他是中國長江中的水陸交通點，敵人進佔武漢後，即用兵西上，目的在取得城隍廟下岳州，截斷粵漢交通，保衛已得的城市。然而我方正和敵人節節抵抗，放棄勝橋蒲圻，咸寧間，以保衛湖南至長江孔道，因為消息的傳說不定，我們的船，經過岳州後，便在作試探的冒險，行駛上漸次緩慢的蠕動，近岸了，沒有什麼動作，船上有九個人要起錨，海關沒有升旗，船不敢靠岸，鎮江用號筒招呼一划子，力嘶，無人答應，後來他們發現岸上有公司的熟人，叫他設法弄一隻船來，當他把划子划到江心時，船上夥計異口同聲的問他，城隍廟的消息如何，他在木船上根氣忿的說了「不說人，連鬼都沒有了，飛機天天來炸」大家才知道這裏的老百姓

已經逃進領江。又用號筒向拖駁的人說：「不要下船就要開頭」，船頭掉了，駛進長江的上游，水在合流處，黃綠分明，回望城陵磯一片頽垣，上午敵機來炸，火烟猶未熄燼，瓦礫旁邊有三五黃色制服的武裝同志，在那兒經過，還有幾隻破木船，和準備最近退出的戰士們搭乘的拖駁子，昇火待發，偽裝在那兒。此外更是滿目淒涼，城陵磯已經變成一座死去的市鎮，在望下游江面，孤舟帆影一無所見，思今撫昔，感慨殊多，冒險突過了城陵磯，大家方才放心，羅參謀長說：我們可以告慰長沙就心我們的朋友了，晚上，船泊在距城陵磯十五里的觀音州。六日晨早，我們的船加拖一隻駁子，行駛更爲緩慢，預定交換行駛長江的領江，據消息傳說的惡劣，阻止在宜昌，湘河的領江爲保全船隻的安全，只得冒險試航到上游前進，加上的一支駁子上，很多是從漢口退出的難民，他們乘敵機每天擾亂盤旋下，等上行拖船，在此已候了十二天。七日船在日落鳥啼的晨光曦微中向上駛，兩日來均無警報，下行的船划也絕了跡，我們這隻孤舟破浪飄流，一天的時光消逝在江流河堤上，大塊的沙灘翻翻着銀白色的水鳥，蘆花岸邊的漁夫，心滿意足

的提起一條金尾，天空飛舞着羣散的小鳥，黃昏的時候，右岸有黃金浪的落霞，左邊有皎潔明朗的月光，這樣美的環境，無邊際的肥沃的原野，誰想到前方正在燃燒着人類互相屠殺的暴烟？停泊了，船靠在湖北「調弦鎮」，又名「調關」，是戰國時鍾子期訪白牙的地方，遺留下的「集賢村」和秦「高山流水」的「撫琴台」，尚存任着任人憑弔。十一日船遇大風，於午後七時安抵宜昌，三日來無特殊可憶之處，惟宿石首時，正值夜色清明，月光溶溶，不知長沙等處是否在夜裏警報中，船抵宜昌時，新的感覺，支配着神經，不像是記者三月前看見的宜昌了，遙見新築成的防水堤，星羅棋佈的沿江兩岸的大小船划，千萬盞明燈照耀水面，岸邊上熙來攘往的行人，成羣結隊的車輛，宜昌是比從前繁華熱鬧，他現在已經成爲「全國精華會萃之區」了，然而他這暫時的繁榮，立刻因戰爭轉變爲消滅，近日因我政府貫徹抗戰到底，始終不屈不撓，爭取我最後勝利的成功，宜昌的老弱婦孺，正奉縣府令徒步限期疏散完竣，因之記者到宜數天後，市面已關閉閉戶，冷落淒涼不堪，留下在這裏的，都是下面撤退至此的難民，或過境增援前線的抗戰

將士，宜昌雖然在戰時的緊張環境中，但并不慌亂，并不恐怖，宜昌的人民還是很安靜的，駐下和有組織的民衆，在努力加緊抗戰宣傳工作，他們要擔負着「保衛大湖北」，「收復失地」的偉大任務，來完成「抗戰建國」的期望。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川 軍 佳 話

(一) 水雷炸毀坦克車

——潘文華部之奇蹟——

我們佈防在彭澤馬營一帶的軍隊，時時刻刻都在利用機會，阻止長江下游運糧強到漢口的日本軍艦，而最有力的武器，便是我們海陸軍協力佈設在長江中的漂雷，敵人是

很害怕這些像潛艇一樣厲害的東西。

在二十九年十一月某天的晚上，我們的青年海軍奉到命令會同陸軍某部約兩連弟兄，集合在彭澤附近的一個湖沼地帶，來引路的老百姓早已在那兒等候我們弟兄們的差遣，大家都在黑暗中摸索，互相以口笛與約定的特別音響打招呼，時間一到，各人持着外配定的武器或彈藥，引道的舉手爲號，向長江邊進發，在途遭敵人封鎖線幾十里路上，弟兄們的血液流動得很快，情緒是極度緊張，遠遠還可望見敵人監防哨的煤汽燈蓬，同時可聽到噼噼咕咕隱隱歌聲，近處只有唧唧的草虫和稀零的草履聲！幾隻木船停在草叢中，船上的弟兄很像是蘆花蕩的張飛和諸葛亮，在那麼危險的境界中守護着。

當其月落星稀，金雞啼鳴的時候，這一羣冒險的武裝同志，又得趕回自己的戰綫內來，所以匆匆的把幾十個水雷，輕輕的放在船上，帶着船隻向大浪滔滔的長江中，然後把水雷放在江中，任他飄到下游在那一隻日本兵艦上去爆炸。

第二天我們守護在湖鏈橋附近的弟兄，看見有敵兵五六十名駕汽車三輛，尾隨裝甲

坦克車一輛，由彭澤駛至方湖附近健橋上，時有漂雷一具，倖阻於中段之橋柱處，敵軍尙不查覺，欣然向健橋上駛去，因中段橋柱震動過甚，將漂雷觸發，轟然一聲橋樑三洞被燬，只見坦克汽車等，隨水花翻騰而沉沒。敵兵當傷亡三十餘名，其餘水鴨一般浮沉江中，甚爲狼狽，事後復查得，橋頭之敵人瞭望台一所亦不見，亦被炸燬身魚腹，從此之後，漂雷炸沉坦克車的故事遂留傳軍中，成爲佳話。

(二) 兩排長榮獲干城章

少尉排長鄧榮，於上年二月二十八日於江西彭澤縣屬法洪岑老山之役，敵人二百餘於飛機掩護之下，猛烈衝鋒，鄧排長率領全排沉着應戰，身負重傷，猶能繼續指揮，肉搏二次，將敵擊退，上峯特授予陸海空軍干城章一座。

某部便衣隊少尉分隊長張中雲，於上年三月二日夜襲湖口屬陳仁村，張隊長不避艱險，率隊衝入敵山崎隊本部，斃敵六名，傷十餘名，虜獲器械文件印信多種，上峯亦授

(三) 龐德賢光榮殉國

這事是發生在三十年三月十八日的那天，陳鳴謨奉命佈雷，担任搜索排的一位士兵竟遭極慘痛的事件，那就是一個士兵名叫李靖的向我所講的龐德賢同志！

在三月十八日的早晨姜排長領着我們在下晨操，營部的傳令兵，氣喘喘的跑到連部，真像有緊急命令似的，晨操沒有完，連長就命停止，大家在猜疑，休息三分鐘以後集合的號音又吹起來了，連長宣布任務，我排為搜索排，其餘兩排與口連負掩護之職，李楷自言自語的說，「又是做大生意了。」（筆者註：佈水雷之暗語）搜索隊先行出發，由口口地至口口龐德賢領了二位同志已搜索到最後口口（因為燭不知該地名）恰遇敵人巡查部隊，只聽得，「啊啦啊啦」的講話聲，細看約十餘人，龐德賢命李先回去報告連長，連長得息即傳各營長。

十九日的早晨，龐德賢與周書三仍沒有回來，連長很悲哀的講，龐德賢出川後的經過，接着又講到周書三的經過，突然：姜排長很高興的喊道：「龐德賢回來了」連長的講話亦停止了，大家正注意在前方二位來兵的身上，第一班長高呼「龐德賢」一聲，可是未得回答，大家熱望的心又冷下去了，仍是注意着連長，祈望連長講下去，連長的眼望着百餘弟兄的臉，好像要叫人告訴他什麼似的，正在躊躇，周書雲氣喘喘的將他們的經過哭訴連長。

「……：……：鬼子叫龐德賢走，他不肯走，罵了鬼子一番」鬼子仍是要他走，……：把他的眼睛挖了……：又把他鼻子割了……：鬼子又把他舌頭割了，龐德賢受不住痛，高呼一聲，周書云再見吧；他以爲我亦被鬼子捉住了，他就此死了，我掩着臉泣。

鬼子走了，我們躲的草堆裏爬起來，拿着武器慢慢的摸回來。

(四) 趙飛雄隻身殺羣寇

當二十九年冬季攻勢發動，我軍於克復鄂南崇陽縣後，正在公路兩側阻擊敵來增援

排附上士趙飛雄，是個健體魄的高長子，手桿足桿很像幾根粗大鐵棒，一對拳頭像兩個鐵砣，方臉大眼珠，稀疎的鬍子，他雖然只有二十五歲，因為迭經戰場風霜，看去他已是二十歲開外的人了。他率領着一班弟兄潛伏在公路兩側，正待着敵寇來蹙死。

一個深夜，在拂曉的時候，漸漸的聽着隆隆的汽車聲，在朝霧彌漫中，已看見很多的汽車滿載着鬼子，一輛輛的從公路轉灣處駛了出來，轉瞬間廿幾輛汽車都進了我們的包圍圈，趙排附上發了一個暗號，頃刻機步槍聲，手榴彈爆炸及衝殺聲，把四面的山岩都震動了，一會公路上倒的破爛汽車一堆一堆的，車上和路上躺滿着鬼子的死尸，沒有打倒的敵人正向來的方向跑，趙排附趕上前去，一連投了六個手榴彈，又打破了四輛汽車，他又揮着大刀在公路上往返衝殺，一連又殺了十幾個。不到十分鐘第二批增援的就來了，一共是一千多人，趙上士擔任了衝鋒的任務，帶領了十幾個弟兄向前衝去。

因被鬼子的密集炮火所阻，在衝近敵人時，只剩趙上士和另外兩個兵，他不管什麼連二連三的手榴彈拋去，頃刻炸死了幾十個鬼子，趙上士也在這時候負了傷，後來我們增援隊伍趕至便將敵人擊敗，趙上士才被担架送至後方。

(五) 「陳家行」高連長壯烈殉國

是二十六年十月，正是瀟戰激烈，敵人四次增援五次總攻的時候，我甘軍不分星夜趕至上海陳家行，真是槍不及擦馬不停蹄，就加入火線，敵人恃着優良的武器，向我陣地猛攻，我英勇健兒奮不顧身，前仆後繼與敵苦戰十三晝夜，戰況最激烈時，高在天連長奉命增援，率領部屬勇往直進，與敵肉搏數次，奪回陣地時，他已身中數彈，還說道：「非把鬼子趕出國去不可」，他的傳令兵向他說：「連長你已受傷，到後方去休養吧」他答道：「這算什麼，就是受了重傷也不要緊，爲了民族生存國家獨立，犧牲也應當！」那時他全連傷亡只剩十幾人。還是與敵人衝殺，他忍着痛的喊道：「弟兄們，前進吧，

鬼子快要消滅完了」，正喊着，又連中數彈當即殞命。

(六) 長江水戰之一幕

——擊沉戰艇，生擒福太郎——

銅陵縣屬老舟頭地方，是靠近大江邊饒有詩意的一座小鎮，平時約有二千多戶人家，周圍溝壩環繞，蘆葦如林，和深幽的樹叢。很多漁家生活在這附近的河溝中，到了夏季，在夕陽西下，晚霞漸落的時候，便有很多小舟在河中蕩漾，充分顯出江南的風光和幽麗。

抗戰的烽火燃到此地的時候，這地方的人，都逃到山裏，或離開這幽美的園地，跑到大後方去生活了，敵人呢？便隨時利用這河灣作爲牠們小艇停泊的處所！因爲兩三年來蘆葦無人清理，任憑牠滋長蔓延，於是此地又成爲我軍最好游擊的另一「青紗帳」。

我們知道川軍的性能，尤其是一個「老果果」，（註：即當軍人久的意思）他能運

用他的天賦才能，在離開長官的時候，獨作戰。二十七年六月正是江南草長時節，陳鵬謙部有一位黃仲候中士，他率領他手下幾位弟兄，在老舟頭担任江防警戒，他們很機警的在那兒守望着，偵察大江中來往船支的動向，好像是一座活動的燈塔！

一天中後，夕陽把江水照耀得像魚鱗般的閃躍翻騰！一隻敵人的小艇，看見天色已晚，不能再向前駛行，便利用這個地點停泊，滿以為這地方可以遮避我軍前哨的警戒視線，黃仲候的弟兄夥已經在敵艇停上馬達聲時發現牠停泊的地方！同時看見敵艇下了錨，才從蘆葦中慢慢地偷走到黃中士那兒去報告，看見時已黃昏，正好下手分道包圍，便各執機槍，手溜彈，悄悄地向敵艇走去。

艇上敵人正高掛煤汽燈，取出一太陽牌一啤酒，罐頭，狂飲大嚼，黃中士笛聲一響，機槍手溜彈齊發，敵兵在惶惶中持槍準備還擊時，已有幾名敵兵撲通撲通的墜入江中！敵人遭我軍襲擊後，急將機槍大砲架好向岸上還擊，但黃中士等仍奮不顧身，非常沉着，照預定計劃進攻，因為他們居高臨上，卒將敵艇用手溜彈擊傷，敵艇逐漸下沉當中

，黃中士遂大吼一聲，率衆衝出蘆葦，向敵艇猛襲，當即擊斃敵兵大半。敵兵中傷四人，見招架不住，全向河中洩逃，有一敵兵手中一彈，洩水不快，立刻就被黃中士的弟兄生擒，其餘三名便拚命的向蘆葦深叢的河溝中洩去！

當時另一中士陳子傑聞，本營黃中士把老舟頭擊沉敵艇一隻，脫逃敵兵三名，遂立即率領手下十五個弟兄，跟蹤沿老舟頭江岸搜查，往返於蘆葦之中兩三日，仍無什麼結果。官軍一個弟兄說：「算囉——幾個鬼子跑都跑囉多遠——還找刺子」，陳中士發怒說：「你媽的！你老來做刺子的！二天叫人還說我們是飯桶囉！快去找！」因為陳中士的鼓勵和大家的勇敢，終於在第三天的午正，發現那三個逃走的鬼子，可是牠們都餓得奄奄一息的，已經在蘆葦中了。

一聲是「這位大日本皇軍」的禱野太狼和那三個餓得餓死不活的「皇軍」，便一齊押到我們的司令部。

(五)

鍾排長負傷斃敵

鍾排長負傷斃敵

二十七年秋，我二十三師於江西武寧羅盤山之役，戰爭之激烈，官兵忠勇犧牲精神，真可驚天地泣鬼神，鍾神秀是一位青年排長，參加羅盤山爭奪最烈時，因在敵敵人飛機大砲等優勢火力之下，致我軍陣地被敵突破，鍾排長適左腿負傷，仍死守不退，忍痛伏在工事內，當敵官兵十餘人，向他包圍，欲俘虜他時，他奮勇用最後的一顆手榴彈，與敵官兵十餘人同歸於盡。

四川志願兵

在長沙，我去訪問過四川的志願兵團，他們到了前線，已經三個月，但還沒有參加戰事，一個青年兵向我說：「我的母親和妻子，有地租可以養活他們，用不着我在家。」

我要當兵，在全國總動員的時候，沒有別的，我只將我的力量供獻給國家。」我聽了這一段談話，使我興奮到極點，我們常聽見一般人批評四川一切落後，由上面的事實，可證明四川不是落後，而是前進，已經前進到頂點？已經擔當起抗戰建國的使命。

逃兵的現象，在四川隊伍裏很難發現，假如有，不但同伍中鄙視他，而且回到家鄉也受親友們的輕視，該團一等兵王炳華，是四川合川縣人，他的二哥從前在某軍服役，去年逃回家去了。王炳華看見他回家，很生氣，他對他哥哥說：「人不當兵，二不當兵，那一個和日本打仗，你不去，我就去。」結果他自動的參加了兵役，他和戰談起他的二哥，還氣憤得很，他說我們再也不把他當作哥哥。

在抗戰任河鄉縣都歡迎四川兵，而且任何部隊的工作，亦歡迎四川人，在湘東某地，國防的某軍軍人，他們在地方上購物品，常常受到地方老百姓的冷眼，或者乾脆不賣，他勸研究的結果，才知道士兵們說話的聲音和態度，不大合乎老百姓的心理，於是他們在審美訓練訓練隊為他們灌輸因真誠的問題才解決了，因為訓練隊人說話非常和藹

容易和老百姓們親密起來，四川兵的經濟狀況，都很充足，每人每月大致都有錢寄回家，軍郵局常爲他們忙着，他們每月的薪餉僅僅十元，何以能這樣呢？這是他們自食其力，他們每個人都會打草鞋，在戰地的士兵每月消耗的鞋子數目很可觀，後方接濟困難，於是四川兵大做其草鞋生意，戰地有的稻草，那是他們織草鞋的原料，有的還搜集了許多破布條，來織成布草鞋，可以比稻草鞋多賣錢，因此每個人，每月賣草鞋所得，就可達十元左右，經濟既然充裕，紀律自然就好了，因此老百姓們，都和四川兵合得來，都歡迎他們，於是「無川不成軍」的口號，盛行於戰地。任何部隊，都歡迎四川兵，四川人努力吧，擔當起復興中華民族的大責任。

許國璋殉國紀詳

第二十九集團軍一百五十師師長許國璋於二十二年十一月常德會戰中殉國，經過壯烈特為詳紀如次：

當常德大會戰中，敵以數師團兵力向我猛犯，志在掠取常德，構成洞庭西岸之進攻據點，在會戰之初，許師長奉命率所部加入作戰，於十月二十九日在石首，藕池，西南大湖口，萬方咀一帶與西竄之敵四千餘開始接觸，激戰數日，屢挫敵鋒，繼復堅守東西口，青石碑，黃山頭，河漢湖沿縱橫地區，方阻來犯之敵，至十一月九日以整個戰略關係，奉命在澧水右岸之三角地帶設防，敵數度來攻，均被擊退，復於十五日奉命扼守唐子坪一帶重要據點，旋因敵之迂迴部隊陷落石門，再奉命於十六日移守朱倫橋，以主力控製太浮山要衝，並分兵扼守守津浦，澧縣據點，至十九日晨，敵傾全力分東西兩路

代糧糧太潯山，許氏督部拒戰，殺敵無算，嗣以左右翼衣陣地轉移，敵寇增援圍攻，許氏率隊死力抵抗，卒因寡衆懸殊，乃乘暗夜突出重圍，轉移至沈家岡，嗣於二十日奉命歸保衛策應，復置道四八圍於沈家岡，相繼側擊西進之敵，氏則率師主力，且戰且行，至常德桃源間之陬市圍守，其時臨澧、石門、慈利、桃源，先後失陷，常德攻守城戰，亦正激烈進行中，氏以陬市爲常德要衝，直接可威脅圍攻常德之側背，間接可牽制石門，慈利之敵西進，并可屏障武陵雪峰等山脈，使我西來大軍進出容易，縱使常德爲敵攻佔，只要阻遏敵騎，不能將西方山地封鎖，我川黔援軍到來，亦不難將敵壓迫於洞庭西岸，而予以聚殲。氏具如此卓見，不計兵力單薄，環境險惡，憑一腔浩氣，決心與陬市共存亡，敵亦以陬市爲戰略要點，力謀攻佔，於二十二日以數倍兵力分由浮山坪，黃葉崗，漆家河各路猛犯，氏佈署甫定，卽揮兵截擊，鏖戰至深夜，雙方戰鬥愈烈，至白刃肉搏，往返沖殺，形成混戰，終以敵衆我寡，死傷過半，氏親自率部督戰不屈，不幸爲敵機槍射中，竟以身殉，因氏之固守陬市，而影響所及，使常德之守城戰，

能轉續十餘日，厥功實爲不小。

許氏，四川成都人，號國璋字憲廷，世代業農，家素貧，少壯有大志，初以入伍陸軍第一師，因成績優良，遂申送陸軍第二軍軍官傳習所，卒業後，充任排連長，曾參加護國護法諸戰役，旋升任營團長，七七事變，川軍紛紛請纓殺敵，乃追隨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王縉緒出川抗戰，是年參加黃廣之役，有功升任旅長，二十八年參加鄂西，黑流京鍾路平陽關等役，二十九年五月參加豫鄂會戰，鍾祥汪家店，普安寺等役，三十一年七月升任師長，三十二年二月至五月參加湘南濱湖戰役，十月參加常桃之役，頻年以來，躍馬長征，未有片刻筆息，實建立不少功勞。氏平時沉默寡言，束身廉潔，與士卒同甘苦，公餘嗜讀書，故於軍事術略，無不爛熟，其家迄今仍貧，僅薄田數畝，破屋一椽，現遺夫人周氏，及子女各一，子名應康，十三歲，肄業成都某中學。氏頻年轉戰，素具捨身成仁，殺敵報國之志，於殉國前致其子之遺書當可見之：

「應康吾兒，年來家事艱難，余固知之，但軍旅事忙，實無暇顧及也，余連年毫無

積蓄，汝之學費，概由家中負擔。近來倭寇又來，大逞蠻威，向我陣地猛撲，我師連獲
命反攻中，余曾告各級官兵，大家吃國家一俸錢糧，非拚命殺敵，爭取勝利不可，
話畢見各官兵非常興奮。余甚歡喜，且余身兼治易總座之拔擢，當聆潤泉軍長之稱
勉，復在賢明領袖領導之下，縱赴湯蹈火，更不容辭，如此次上陣，萬一不幸，汝勿
以余爲念也，汝務遵母訓，努力讀書，繼續余志，至要至要。

父憲廷諭

十一月八日

於重泉鋪

潘汝必「上饒」殉職

五十軍副軍長潘汝必，爲四川璧山人，畢業於四川陸軍弁目隊，追隨劉故主任三十
年，治軍謹嚴，頗負聲威。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奉命出川殺敵，時任二十一獨立第

國族旅長，在廣德十里崗，初次與敵第十八師團交鋒，激戰終日，卒以一旅之衆，將該師全部擊潰，而完成掩護川軍大部轉移任務，因功於是年升任第一四八師師長，隨轉戰馳騁於吳頭楚尾間，於南京陷落後，担任防守荻港，大通，至貴池浙東等線，先後大小數十戰，奪獲敵輕重器械以千計，並要擊長江敵人江連，毀敵艦大小數十艘，生俘敵海軍大佐冲野幼男，及其官兵數十員，使敵人運輸感受極大威脅，復於二十七年，以一旅担任皖南江防任務，在貴池三山鎮，荻港一帶，擊退登陸敵軍兩個旅團，敵屢犯不逞，卒不敢輕動，據俘獲敵人陣中日記所載，亦認「在三山鎮等地遭受武器極劣之川軍堅強抵抗，使攻擊計劃失敗」。二十九年，敵以一旅團向湖口以南地區流竄，氏指揮所部，在流芳市與敵主力遭遇，往返衝殺，使該寺失而復得者再三，終將敵人擊潰，挽回戰局，詢難得也。氏又常感物資缺乏，憂官兵生活難安，乃出其除俸，就鄱陽石門街購墾荒田三千餘畝，組織富農墾殖社，俾作安生餬死之助。於三十年春奉命離職調鶴湖作戰人員，事經變更，三十二年冬，中樞論才獎功，擢升第五十軍副軍長兼任貴徽師管區司令，

三十二年夏越上饒長官司合羅進職後，於五月二十五日午前八時在鎮山陳慶讓寓所，忽
被書遺囑後自殺殉職，氏，年五十四歲。現遺柩在贛未歸，川康袍澤已發赴遺體，藉慰
忠魂。

三十三年十月

李家鈺殉國秦家坡

李家鈺氏，於二十五年晉任四十七軍軍長，抗戰初起，氏即請纓殺敵，中央許之，編入第一戰區戰鬥行列，是時川軍之首先出川者，惟李興翰子惠將軍，氏率部出川，奉命增援太原，軍甫入晉，而太原撤守，乃轉戰於晉東南及中條山山脈，敵以氏爲必慮，舉全力攻之，會戰十二次，氏皆臨陣督戰，後又調太行山，艱苦辛勤，不但治軍嚴整，對於人民，尤撫愛備至，故能得人民多方協助，乃至晉中民衆，爲川軍豎碑立祠，留作紀念，遍處皆是，氏守太行山脈數年，其間如東陽關長治之守，安邑運城襄陽之攻，平陸陵川之克，威能殺敵致果，成績昭著，遂以功升任廿二集團副總司令，嗣調四集團副總司令，晉任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三十年，奉命南渡黃河，予備陝州，靈寶，關鄉一帶，三十一年冬移守新安瀍池，孟津，時時北渡擊敵，今年四月，敵掃境而出，陷鄭州，趨洛陽，氏知衆寡懸殊，預立遺囑，誓必與敵死戰，乃麾軍阻敵東西犯，激戰於



A541 212 0019 7286B

忠 勇 川 軍

一三五〇

新安瀾池洛寧宜陽之間，達二十餘日，已而敵渡河迂迴進犯陝州，氏奉命掩護友軍大部轉進，急率所部扼敵之衝，激戰至五月二十一日黎明，陝州之敵，復以強大兵力，三路來犯，總司令部被包圍，氏乃率特務連二百餘人，敵向秦家坡突圍，蓋此時不知友軍已因其掩護而完全安全轉進，敵人四面包圍而來，當氏率隊登秦家坡，左面忽發現一鄉人告以：「前面堡已有敵人」，此時敵人已發現我軍，乃即開槍掃射，氏即轉入右側一工堆，命所部抵抗，雙方肉搏血戰，氏為敵彈貫穿左太陽穴，昏倒於地，尤鎮靜督戰，予以傷重殉國，時手中尚持鉛筆於紙片上書寫未定，蓋在調部搶援也。

李氏，四川蒲江人年五十三歲，夫人安氏，王氏，姜姜氏，遺子男七人，女四人。
 利中央已追贈氏為陸軍上將，川康軍民正請中央予以國葬云。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忠勇川軍 全一册

實價國幣

壹百伍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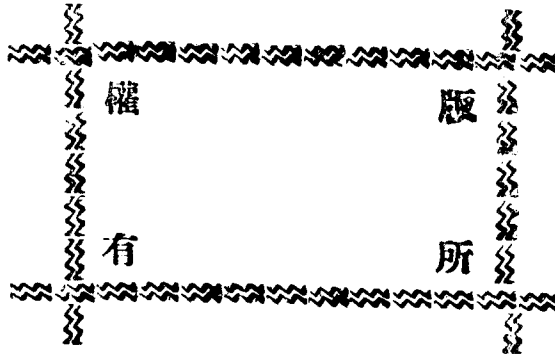


編纂者 張善

校訂者 李竹銘

發行者 成都新新新聞社

印刷者 西南印書局



定價一百元

實價一百元